

已雲日昇席

萬昌福署

報週

期五十第 集一第

版出日十月六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圖書出版社總經理







品出公司有限公司股業實和永海上



封面題字 每周茗譚
白日見鬼記 一行一首詩
古今名人軼事 孫嘉淦之剛直
清代遺事摭談 洪述祖之重
時事詩畫 文虎雜談
晚晴簃斷簡 小雲婚調
春雨軒談虎 桃源散記
小雲徵射 斗室殘墨

葛昌楣 茶博士 頻覩羅仙
趙企生 許景佩 許月旦
袁秀堂 張慶霖 今裝
祁仲書 邱仲壽 行者
樊燕樓主 痘醫 孫文蔚

舊題新亭錄
歐美一瞥
銀箋傳信錄
文章厄運
歪詩諧詞集
舊詩紀點集記
獄鑿入畫記
滑稽聯話
斷雲零雨錄
屠龍解牛錄
新浮生六記
餐梅小錄
海上風芳譜
薰鬱贊史
學宮春色
掌心劍
不知所吟集

畫眉室主林康侯
董公
澇湖村傭楊三梅
顧懷冰
范大鏽
病鴛
不銷魂齋主虎頭公子
趙者狂
蔡陸仙
詣若江
小紅
編
悔九生
汪劍鳴春
九生



凶類拔萃的乾洗商店

正興號

先同終始
鋒業為

舊衣代時
布窓玷地
帽草帽呢
法沙身司
齊洗

中優
樣原芝不
寸尺縮示
廉低價定
確準期約

店支

過財斜廟街安靜
五二一三三話電

店總

号00六路飛霞
五一二三八話電

每周名譚

茶博士

命相也有至理 ● (上) 茶博士

算命相面這兩件事，了女字旁或者牛字旁。在現在一般自命「新」字底下加個心字。便「」的人。已經斥爲妄談。算是絕妙文章。自命是了。就是數博士。在從前初出茅廬。乳髮未乾的時候。幾學會了幾句人情。聽見人家說算命的皮毛。便沾沾自喜。以爲天下古今的經濟文章。都被我學得。殊不知一件事情。着了。一天到晚嘴裏說幾句新名詞。便算是無限經濟。把個他字改換列了。數博士後來入世。

漸深。漸覺得以前的觀念是錯謬的。對於以前斥為迷信的事情。一樣一樣的去研究。覺得一樣有一樣的道理。一樣有一樣的意思。決非一個小孩子所能知道的。——講到這命相二字。可算是我國的一種哲學。所謂數理的一種。屬於正史上的。不勝枚舉。可惜這種學術。太深奧了。未够能夠昌明。發大財。就是說你以後到現在祇賜了算命相回。要做高官。不是活到花幾種小學術。替人算甲。就是活到古稀。

算命裏的「窮通得失」。相面上的「吉凶好歹」。不絕如縷的成了江湖上糊口的工具。僅僅乎懂得天干地支五行生克的瞎子先生。或者僅僅乎看了幾本麻衣柳莊的江湖術士。他們本來完全爲的是生計問題。騙幾個錢。騙不靈準不準。是不負責的。不是說你將來要

白日見鬼記

類羅

怪川亂神，聖人弗能事鬼，固未應侈陳荒唐說異經傳虛無之跡，者亦第妄言妄聽，如東虎之傳翼，蠅之培蘿，州之胡雲巖，山東之狗浦，惑觀聽，毒害庸愚也。不佞夙持阮瞻無鬼之論，不信衆立蛇門之說，顧爾時飲聞朋輩盛稱某某者，今已淪跡閭閻間，操奇計贏，以手不操戈矛，卅皆僭焉，橫橫陳，弄玉吹簫，吞人莫敢擾其鋒，故雖洗以貯之，芙蓉帳裏，逐什一之利，面嘲嘲蓋敬畏，詮爲湖海之豪也。不失爲富貴矣，挾其資，其爲人，獵野驕客，於王侯，於戲！何與之，人其寧，言之鑿然，地，時從賈士大夫游，衣暴求無厭，見近利而多暴也！惜逆取而弟能順，近咫尺，昭昭在人耳目，冠揖讓，儼然正當商人暴行，猶不得與朱家郭守，草澤英雄，未忘結連，是供讖詢，似非向壁也，而陰實蓄異志，營比，初來自鴻浦間，赤貧，性尤懶，輕褐幅巾，不輕造者比，意者天地之副業，門下食客若干人，手空拳，僅挾兩肩荷一能容物，揮劍舞蠅，著

般踏卵，惡相，相反，睡未久，棄甲復來，欣然漸有向榮之勢，嚮其面，望之儼然，所失於昏暮者，將不難。予人以不可犯，利之所及，則逐鹿爭骨，劍及徐忠而晚之乘梯，宜若可以躊躇滿志矣，而道故無殊南面，雖說萬山，我得擁此三山，樂去，某卽趨就鉅公，囂博言：某近忽得奇疾，生憎爲之殉，牧豕寒窓，迹類狂易，聞之其親加焉，君遂不當賀我耶？諸我？我適時不數銅山，不必醉始露尾也，疇信云：某每於室內集所？」語竟，遽解揮從而金穴之富，可以爲公將之役，竟冒天下之大譏，金盾銀杯，價累萬金，洩湖，三山不在青天外，伯，將無憂於捉襟見肘，甘爲虎狼，車敗，堆砌如小阜然，又羅列，二水中分白鷺洲，達也，一言時，卽探懷出堆千百益，頗肖么鳳者，駭笑僵走，如逢不若，香煙小菸片一，以鉛筆，錯縱跡者若一時，時花千百益，其背，百計彌縫得免，斯固貪院中之菊花山，便以紅，其他所爲誕妄率類此，雜書數羅馬字於其上耳，抑倖暫逃於巾纏頭，巍然高踞其上，又一日，聞然往面某，持授鉅公，貌甚懼整，之爲事耳，大聲歎呼曰：「老子鉅公，拍胸大言曰：『謹先分公一杯羹，圖法，似終難脫乎冥誅，從此發財矣！』見有人外間喧言我病，公視我區區九千萬，此數足，嘆乃以白日見鬼聞，某固長袖善舞，奏至，輒狂笑，告語曰：神采奕奕之狀，果似病，音指注否？」鉅公第俛

首微笑，荷荷而已。左其徒共往東區僻野之所，自己人，有話好說，何，乃悟所遭或某僕孟衣右虛且變生肘腋，急挾，分乘汽車二輛，從者必如此？咄咄逼人太甚！冠者之鬼也？先是僅孟鉅公退居複室，如此狂前驅，而某自居之車，！」……聲細如蚊，囁嚅然橫死，咸謂是某嚇人已失靈性，非可理喻。與數過客借，道平如砥，嚙殆不能畢其詞；厥狀人狃躊所致，某恃大力，設卒然疾作者，則其，嗚呼無人，某忽興至，尤謙恭逾恆，更戰慄弗得免，至今頗爲疑獄，腰際常佩有自衛手槍，，戲詔司機者迅超而前，克自持，語再三作，蟬而司馬之心，路人皆知恐斂受虛驚，甚無謂也。司機者承，媿不已，衆視其前，故，信讖固載在口碑也，鉅公慨然有問，徵喟旨，振機疾駛，灑輪追聞焉無人，形貌胥杳，奇疾之作，豈亦如晉侯，「某真贓昧亂性矣」電，沒失重心，顛簸之方，其驚詫，莫測其由，之見大厲乎？白日見鬼，「某之親信因謂其得頃，且觸路側巨樹，而某已頽然僵臥車廂中，，真匪夷所思矣，」一病並非無妄之災，外種戛然停車，幸無墮越，汗涔涔然，益額被面，或者曰：「神學與科因至奇誕，疑於因果鬼，第微感震撼耳，此一車唇吻間飛沫如雨，呻吟學，既並存而不混，則神之說爲近，殆不可信。行恆觀之事，衆皆不以謠語，不啻若自其口出，鬼神之說，未必真有，姑錄存其言，藉博啞爲意，而某遽瞪目瞪視，而知覺似已盡失，僵亦未必遂無，吾不能臆，曉，」一日者，某偶以事攜前拱手寒暄云：「大家久不晤，有知其隱事者，敢斷言。」所見者必非真。

鬼，何則？某所患者，靡所爲計，寢不安席，演心目間，內疚神明，能爲厲也，語云：疑心

小疾也，近時某亦受不食不甘味，已非一朝一

長遭冥譴；彼殘暴之徒生暗鬼，殆不然乎？

景氣之影響，凡所經營，夕矣。頃日風聞法院已

，當時似惑不畏死，而

罔弗失敗，虧耗達數出拘稟，行且鋤鑄入獄

作惡既多，彌復篤鬼

十萬金，日夕焦思，竟，雖走匿較早，幸爲漏

神之說，所以放下屠刀

無彌補之策，壯業豪名網之魚，而日大難，立地「佞」佛者，比

比皆然，某既自號風鶴

，同逝水，固已中心悵悵，將何所之？况一二抑鬱，幾欲發狂矣，益十年來，居移氣，養移

故應望見八公山草木，生男育女，當然是夫

以年前某案，圖窮匕見，體此身嬌貴，非復吳蒙

以爲兵至，恍惚之中，妻共同的責任，但是在

罪人斷得，屢經嚴鞫，一旦顛沛流離，淪爲

假果見優孟之鬼，披髮男女不平等的社會上，

，詞頗株連及某，謂是妻家之犬，生不如死，

都把這責任卸在妻的一

游蹤指示之人；而荆鼎情何以堪？百憂叢集，命，如漢武之望見李夫人身上，現在女の已經

之婦，稍不歷其慾望，念昔灰，悼往思來，人，似耶非來，姍姍而有救苦丸來補救了，三

輒登門大噪，期與玉石心摧腸折，即不見鬼，來，此特一己之心理作友窩業社應該再出一種

俱焚，某忐忑自危，懼某遂能免於發狂乎？於用，相驚伯有，非優孟男用苦丸，那末就沒

且無所逃死，而皇遽又此時也，往事歷々複之真有鬼而鬼之真有靈有不生育的夫妻了，

誰的責任

問天



職業別

一行一首詩

龍陽君

觀仙原稿

懷冰改作

獨怡結交窮老斗。

玩像姑的老斗，第一

要他肯化錢，如軍閥

時代的銀行總裁，纔

好沾到一些光，否則

漂賬不算，甚至倒貼

，真正勿是生意經。

這樣的生活，既專在

後門，前門的旗杆，

成了廢物，而且這礙

手礙腳的東西，留在

上面，真不便當，何

不快刀一割呢。

何不磨刀試腐刑，

快刀一割，滑塌精光

，多麼爽快，而且可

以永遠杜絕了反攻的

後患，你就可以勇往

直前，沒有後顧之憂

了。

第十三首 龍陽君

玉樹無端唱後庭。

做這種買賣的，從前

便是他的日常工作，

漢君斷袖偏工媚。

這多情的皇帝，不但

眷逢錯認女明星。

在女人面上用情，就

是對於這男寵，也這

樣的體貼入微，可算

是情種，

以前某新劇家，在家

裏老是穿一身女服，

相幫們叫一聲少爺，

就要生氣，必須改口

叫聲小姐，方纔樂意

，現在的兔兒，非但

不躲在家裏，而且可

以看過嬌嬌奔月，

猶子分桃最積靈。

你

就該曉得兔兒爺的來

一樣是半只桃子，愛

壓，捧了玉杵搗華，

的時候同情的時候滋

古今名人軼事

古今名人軼事。一五趙鈞生。四庫全書表文。振筆疾書，一氣呵成，於此書矣。亦公撰所，讀者謂公才概，時海帆方撫浙，復蓋其生平精力，已畢萃。冷盧雜識云，乾隆四十八年，編纂四庫告成，進呈表文，係獻縣莫不歎服，總其事者，都中時，曾承紀文達師，製造古雅，其光黝然，復令陸耳山副憲錫熊，召飲，談及康熙間有宮，擬即仿製一具寄贈，小者爲新城王公，想當時以酒之大小分屬之。公門人長沙劉結一表。屬吾師潤色，彼時十人各製一具分守，保於白銀上作墨字，相國權之跋其後云，四終不愜意，仍索吾師所之，今不知入何人之手。歷久不滅，此閒銀工尚庫全書開館，吾師卽奉撰表，列名以進，高宗，此器既分製有十，斷未得其法，容稍遲報命，命總纂，自始至終無一純皇帝，謂此表必紀某不至盡行消磨，屬余與云云，未幾而宮輶分移，息之間，不惟過目不忘，所撰，遂特加賞一分，及門便中物色焉，前數，杯亦不至，余且久忘，而精神實足以相副，咸驚容照之如神也，按年，始聞富海帆督部家之矣。今冬就養溫州，經手十年，故撰此表，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藏一具，曾致書詢其梗，與孫雨人學博晤談，乃

知雨人處亦得一具，亟詩，剝落過半，中有一見前輩之虛心盛德，不

向索閱，則與海帆所述水漲喧人語外，青山雨

沒人長也，

葉調笙所著吹網錄云紀

正符

按此杯除孫雨人

到馬歸前二句，公奇賞

△未嘗存稿

處現存一具，合之富源

之，壬午順天鄉試，公

燕下鄉選錄紀文達平生

文達公昀灤陽續錄，載

帆處一具，皆整齊可據

充同考官，得朱子穎考

未曾著書，間爲人作序

丁丑年所作恩榮宴詩曰

昨次兒丁辰從京假旋

純，投詩作贊，則是聯

記碑表之屬，亦隨卽棄

其座師介野園宗伯乾

省覲，述及大興劉寬夫

在焉，因鍼芥之契，果

擲，未嘗存稿，或以爲

鶴老鶴也乘軒

上黃金榜

四見門生乍

侍御位坦處，亦有一具

有夙因，後公出督閩學

言，公日，吾自校理祕

丁丑年所作恩榮宴詩曰

曾屢飲之，則今海內

嚴江舟中賦詩云，山色

青，縱觀古今著述，知狀元

文達自言鶴鵠新

實已有三具，想此後亦

空濛淡似煙，參差綠到

作者固已失備，後之人

班，不知出典，當時擬

必有續出者，特未必皆

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

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

以詢野園，而因循忘之

屬當時物主耳，

望，處處隨人欲上船，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

郭頫伽鑑芬館詩話

入藍出於清

賞語子穎，謂此首實從

之者，皆不知之甚者也，則謂元遺山探花詞五首

萬山句脫胎，人言藍出

我輩淺薄，偶作一二

中有詩云，殿前鶴

於

紀文達公以卮從

道於藍，今日乃藍出於青

短書雜說，輒姍姍妹妹

喚新班，野園殆即本

出古北口，偶見旅壁

一，此固驕壇佳話，亦可

，有頌於表慕之心，

是歟。

孫嘉淦之剛直

許景佩

四

有清入關，挾其英，昨否，嘉淦字錫公，山
毅武略統一中華，如太西興縣人，父天綠，以
祖高皇帝，世祖章皇帝義俠聞鄉里，家綦貧，
金主仁皇帝，莫不神日樵采山中夜歸讀書
武英蓮，彪炳宇宙，竟以爲常，後成士，官
定二百七十年，一統河檢討，及世宗卽位，嘉
山。至世宗憲皇帝，擬淦首上書事，三四親骨
警尤甚，惜陰鷙忌刻，肉，停指納，罷西師，
擊同胞手足，亦殘殺不時允祿允塘，方得罪，
稍貸，時朝臣噤如寒蟬，延臣皆揚眉，無敢言者
，不敢批逆鱗，名殺身，孫錫昌言之，疏上皆
解，獨翰林院檢討孫嘉爲震懼，上召諸大臣言
上書出言無忌，聞者掌院學士某曰，爾衡乃

容此狂士耶，輔臣朱
在側，徐對曰，此牛識
狂，然臣稱服其胆，良
久帝大笑曰，雖朕亦不
能不服其胆也。立召見
，擢司業，他日，帝手
指嘉淦示九卿曰，朕即
位以來，每事能直言極
諫者，惟孫嘉淦一人。
朕惟不怒，且嘉悅之。
深爲嘆惜。逐于文後
，御覽及之。文彩絕佳。
試。文中用及翁仲二字
，失於檢點。誤書仲翁
二字，梗阻其間。
題七言四句。曰「翁
及世宗崩，高宗卽位，
仲如何。仲翁。十年孺
召嘉淦爲左都御史，嘉
淦上三習一弊流，帝嘉
林翰。罰往江南作判通
納之，宣示中外，尋以
老病乞休。
△墨餘詩趣 徐培遷
某甲。文章華國。
學識鴻博。舉後入京禮
試。文中用及翁仲二字
失於檢點。誤書仲翁
二字，梗阻其間。
紀文達公先後榮美矣。

上海戒烟醫院

上海市衛生局
龍華戒烟医院
院長及創辦人
即奉

歡迎試戒
免費診察



苦海無邊
回头是岸
戒烟和暖日
及時

一本以往精神解除同胞疾苦
憑持多年經驗參照最新學理
迅速安全戒絕保証毫無痛苦

上海戒烟醫院
地址：新閘路北登戈路
電話：三六九九四三二

詳細
章程
即奉索

清代遺事摭談(十五) 許月旦

許月旦

，或不誣歎，後陳官至
方伯爲止。
香火所以極盛，廟碑載神生于洪武七年四月

文正證法補述，文恭公五世孫，初名守前，述文正證法，叢中癸酉科解元，有

本月十七日
人誕，此神

香火所以極盛，廟碑載神生于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時太史奏昴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

僅有六人，余忘其一，一夜，夢見天榜爲陳繼昌，遂改名繼昌，至庚午，相傳神本巫女，五月，然則神殆昴星之精耶？李文正鴻藻一人，井云辰竝獲會狀兩冗，年甫觀競渡，溺于湖，屍旁，頤其專管幼孩，則其正實不疋六人，咸豐三十也，相傳桂林有伏有香木偶像，酷似其貌，理殊不可解乾隆間，翁時尚有杜文正受田一人，波岩，岩下有石如柱，因祀之月泉側，名其學士覃溪視學粵東，曾離岩二尺許，識云，岩湖曰仙湖，粵中南門內，命有司毀其廟，居民乃連石則出狀元，其時岩有仙湖街，余在粵時，祀之于石鼈村，迨翁石正合云，先是廣西貢湖已不存，惟街名則仍任，始復移回省城云。

清時三元，惟桂林院前大樓圮，形家謂其舊，其神能保護孩提，故凡有兒女者咸往祀，儀徵阮文達公元，陳繼昌一人，陳爲相國，捷三元，然則形家之言之，或有寄名于神者，與先曾祖爲乾隆丙午鄉

榜同年，文達聯捷入試，故一時共鑄六印，因取垣，年甫三十餘，即已出仕封疆，仕途可謂快極，先曾祖于嘉慶己未方成進士，時文達已爲會考官，先曾祖適有時受給嘗有某僚友，其後又結成兒女親，偶食燒餅，見其背面文字斑駁，頗似古碑，戲名福，生于粵督署中，以紙墨搗出，以示文達，於因平葵奉有功，因粵省總督本兼鹽政，故文達召集僚佐，爲之有兩印，其時適「鼎軍研究」，證考斷爲魏晉之物，及詢友從何得來，「巡撫」、「學政」，「關督」四缺或遷或故，或友據實告之，不覺粲然，文達亦素來嘉其才，李文正業已補入，未降，一齊出缺，新任徇，文達一生官途順適，文學之宗也，余家世與承爲指正，甚感甚感，未到任暫命督臣兼理，惟任浙撫時，小有蹉跌，有連，文達之孫，又爲

余姑丈，今尙有表弟在

云，

時事詩畫

袁秀堂繪畫

白八招之，飛百倍，
相日香晚而之三住趙此。午
夜處十金卽次閩省建安青年趙
命間侍十住，一神離火在陶近，
婢女打鐵陶父校巡省走戰事趙
招謝，婢女因表花難抗，田氏上女
香出月，將離陶坊滬展肆承
守外廿田陶泥奮一，開業承
日醫身併，法求司手將女無旋呼。
再院受帶並捕援關反女，怨由叫已門，乃
訊醫傷案將房救捕縛痛喝言趙不睡，值氏於
治罰，被王殿令，起應然熟適夜
被，實經告庭，捕人探王大用身卽開衣致雨深
還諭命即田將代報女繩，邊門服氏雨
押改近察招趙公告向將持怒，淋門因回
十慈女一獲告請弄雙棍婢不？外招家



算便宜合：為營業着想

為經濟打算

須討好顧客

須節省時間

品寫必店商代現
車輪三的等一人高



舍此莫屬：

標準牌
三輪貨車

優點獨特：
...用戶信仰

製精行車利得

六九五三三話電面對寺安靜

晚晴簃斷簡

張慶霖

△金家父女拳

福英十七歲時，演擇地，衣冠整齊，楊眸有「女子太極拳」一套。迄前，皆得拉勢擺架式，郝派標傳，攝影證註，女子天賦較柔，枉南精詳不遺，由其父編輯成，素著文弱，果能纂校訂，刊印行世，欲專心此道，至少亦得改旅適湘人張澍，張澍談以貢獻女界，發揚武術，變其氣質，撫嫋嫋而爲局局長也。

精神，太極拳詣義，靜剛勁，則紅綠新隱然彰，則如山岳屹立，動則如不能專美於前矣。有人哭爲人類之一種進化作用之特別表徵，湖南奔放，剛柔相濟，勤謂藝術界前有「藝家父度表現，傷心極點，無哭居第一，益可見其萬能分明，燒指柔胥由百女歌」，聞名於時，後從發洩，涕淚不期然汨，而其哭非是藝術之本能超邁，來演太極拳，不必擇時爲世傳誦，一則以應接，哭有真假，真哭，斯哭風，一則以喜，曰：

之音，怡情悅性，不殊謂之哭，假哭，非哭，殘月曉風，一則以國粹是藝術也。三國劉玄德，壞寶，鍛鍊體魄，無哭，動輒即哭，其哭舊且至，鐵板銅琶，二難并立，精滿，顧先帝猶乃非常人也，未可以代表古今。

四美畢臻，豈但佳話足以流傳也已。福英年二十，整個八尋之心理，若以常人之哭藝術，

局充女警國術教師，應推爲女性之本職，而非一般男兒所能仰望，

• 諸有云：一哭，五飯

，三上吊，蓋醫事報女哭爲人類之一種進化作用之特別表徵，

湖南奔放，剛柔相濟，勤謂藝術界前有「藝家父度表現，傷心極點，無哭居第一，益可見其萬能分明，燒指柔胥由百女歌」，聞名於時，後從發洩，涕淚不期然汨，而其哭非是藝術之本能超邁，來演太極拳，不必擇時爲世傳誦，一則以應接，哭有真假，真哭，斯哭風，一則以喜，曰：

哭嫁，一則爲哀，曰：其所以如此擅長，臻茲哭屍。喜因自身作新嫁化境者，良由平常訓練娘，別離父母兄弟，其有素，研究有方耳！故哭申寶仍含蓄笑之成本女性之哭，在中原各地，故曰喜；哀因家有死亡，或赴弔戚友之喪，來弔者不必見其人，但也。
素來恩怨，不妨假此化，進而爲營業化。且機，大加發揮。最妙者，其哭不僅發爲聲音，抑富貴之家，每值喪事，且有辭，以申其說，辭輒僂善哭之婦女多名清句白，高下抑揚，宛轉如歌，又如春鶯調舌，每令人聞而毛骨悚然。新嫁娘催妝時須哭，淚之何從？既奠而後，上轎時亦須哭，哭訴之客返身出寢門，猶聞淒辭，更必使人聞之，給淒楚楚不絕如縷之音，予讚頌，認爲素嫋閨訓。

哲學命理專家周開衢，客滬設硯寓大中華飯店至九時候教。周君爲江左教育界名流。曾任揚州中學校長。精子平術。命理六壬。言皆奇中。劫後餘生。預言濟世。欲卜吉凶。幸無交臂相失。

介紹人虞治卿。林康侯。阮慕伯。洪承點。顧懷冰。張慶霖。

洪述祖之靈卜

• 4

雖在戎中，曾以星流，無所不通，於書無不信乎，曰若余言而不驗，昨，妻亦愕然，能移竹相筮卜之術，問於莊師，所不學。摹仿各體，幾，當以廿金爲君酒宴資，晤洪於茶室，詢以驗否，師曰，凡事能在古不能亂真，初入政海，卽，否則君亦如之，何如，曰，君誠君平再世，善，必有至理存乎其間，以貪墨敗，清東南皮張，友曰謹如命，歸而嚴，酒東不吝也，及宋矣被，乃時頗疑其說之含糊，文襄之洞，節制兩湖，局於書櫥，明晨歸，以不伏原判上訴於後吾嚴以洪蔭之六壬，見而奇之，驚爲天才，，靜守書室，晌午出視，大理院，袁氏授意擬較，譟占卦告之，始悉其微，答人用之不得其法耳，之，完好如初，深幸洪，在獄占之，知某日將妙，有非片言所能盡者，意頗自負，不三月，故，言之不驗，且可快朵，畢命，先期預審遠囑，洪述祖名蔭之，武進，態復萌，不辭去矣，至，頤也，無何，其妻飭婢，並函致緘三莊公，爲之，人，奇才天賦，博學多是，洪蟄居里中，日與，請進餐，屢催不應，詰，料理身後，當時袁氏淫，輕幹修偉，秉賦特，友朋對弈聯句，消磨歲，婢言其狀，妻曰，有威之下，莫敢擗其鋒，厚，記憶之強，無與倫，月，常品茗於葛仙茶室，是哉，命駕親征，則其，惟同鄉，誠老有肝膽，故，比，醫卜星相，三教九，友人新市茶壺，殊稱，夫方寢視一壺，疑其遇以相煩，其術亦神矣。

三



文虎雜譚（九）

龍仲言

文虎雜譚（九）
邵仲書
之種種，惜祇指其名而，甫識不據留香久，射
謎語之載在筆記，不下數百條。尤喜用聊，齊語文作謎面，洵皆典百餘條，下卷專譚謎格，類，乃端東謝會心所輯，贊，射四子句「唯女
已屢見之矣，但專集殊不多見，亦不爲人所注。雅可誦，茲略錄數則於，其中鄭雪耘之題七絕不惠寡而惠不均」，生
意，清末之時，各地結社射覆，曾風靡一時，幽隱處，射四子句「其奇，繭絲蠅迹其迷離，交聯死友，射「差」，
亦有刊附其文集者，現勢則然也」，我固怪君儕將一管生花筆，寫入卷末附有難俎難錄二十
祇知其書名，而未見其體也，然何逮至此，得中郎幼婦詞」，又林韻四節，中有張南起之戲
本，誠一大憾事，其能非人乎，射六才句「是臣之題詩云，「春燈射擬微集謎海啓，每句均
於書肆中得之者，有福鬼病侵」，當使隔簾爲復有由來，簡練揣摩異應一聊目，啓云，
建謝雲聲所著之靈簾閣君奏之，射詩品「伴客相開，不是會心人不遠」，昔文虎驪龍譜謎一
謎語卷首，即談謎格，彈琴」，遂齊斧遺之歸，許多措捉叢疑猜，一篇，言謎之始末具備，
多至數百種，惜未分別，射本草「王不留行」其有以濡墨雜雨聲，射（劉全）所謂意生於權，
注解作例，卷中謎語，卷末，尚有述及謎書五唐句「風流天下聞」識，（局詐）而事出於

機急，（促織）非徒寄遐想於五絃，（鴻）作仙人之三昧而已，（戲術）然而舌花散馥，（蓮香）汗簡生新，（竹青）擅妙製於天衣，（神女）弄縫滅迹，（紉鍼）傳全神於阿堵，（畫壁）繪畫添毫，（象既）一一以如穿，（珠兒）復絲而入扣，（織成）或則能事悟止戈之義，（武技）奇光誇點石之功，（金生色）蜃霧迷空，（山市）腕疑有鬼，（驅怪）鶯黃弄

文虎徵射

都仲
書

六才

六才
二

六
才

一
缺點格

卷之三

一
文

卷之三

本草綱目

卷之三

卷之三

集
第一五期

卷二

春雨軒談虎 (六) 行者

偶與友人談及余何公降下來，暫借寶莊宿。以名其格，友人名之曰「洋涇浜格」，謎語在鄉俚。即所謂猜謎謎子，但喪親地丁憂，萬歲家中其底句祇限食物用物等。盡白頭，但等紫薇來作，曾憶童年，夏夜納涼。吊，家門外淚珠流，謎，射果品名一，係徐中庭時，有猜謎之樂，「之射（雪）」，紅樓夢，猶憶有「年少青青老來中之迷語，如李紈之觀之不已，告以兩字，去黃，拷打打結成鍵，音未有世家傳，射四子偏旁，渠思索久之，乃，有以儻解羅裙，已是送君千里終須別，棄舊句「雖善無徵」，又以新撇路旁，「射（草」，一池青草草何名，射「一池青草」，李紋之水向石，獨不及橄欖，亦奇哉，夫從宋入娘胎，昨夜天邊流出冷，射古人「山」，孔劍秋先生有記，以陽具盛在拜匣裏，射四子句「不知者以爲肉也」，又有以畫橋隔斷紅塵路，不能望其眉背也，昔有，不許增設月下門，射人以孟子不目逃，製爲地名二「蒙陰當陽」，又以今日是箇張鳥道，月滿鴻溝，行不等也，哥妃格，其女宰伯，乃翻破瓜年紀，射四子句「哥，亦射「蒙陰當陽」，想出果品三種，一櫻桃，一批把，一楊梅，而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謎格中有所謂蒜辣格者之勢，射四子句垂柳格。

「陽貨欲見孔子」，俗語一句，一文人正欲未免唐突聖人矣，時下謎語，除文字之外，有一武人至，擇文人所解以圖畫爲謎面，昔時有之錢，置籠鳥於死地，以物品，配成謎語徵射者，會有懸一兒童所戴之假面具，並垂錢百文，射俗語一句，戈中者，當以錢賂，俄頃忽於台上逕取錢而去，彼宰相見不相識

而刊登雜誌或一般刊物有不同，猜謎遂難於捉解青蚨而釋鳥出籠，忽上之謎語，射者較易，摸，即於該書能從頭誦因有充分時間，且能翻背爛熟，而未能洞悉題射者，乃「得錢賣放，「謀財害命」，此謎語，較諸文字謎尤藉，（三）牲（四）除紙筆代喉舌（五）兒童相見不相識

本期陳六瑚中四條。潘明德。熊吉中三條。嚴慶芳中二條。鄭鵬鄧楚萍。陳以鴻中一條。贈品贈贈。
印文虎

SOLAR THERMOS BOTTLES



小雲婚詞

病 鴛

「按即梅蘭芳尙小，只算花論姊妹，品格是
素程監秋及荀慧生是也。」

金溫玉粹

北里羣芳知

消息，笑鶯鶯難療青梅

民國以還，舊之菊部笙歌，初不減清之聲，而男女角色，亦見人出露亦廣，走紅更易，師結婚，時小雲已飲盛酒，親除翠錦，替珠佩，才露出，或為自幼坐科，因是，千家有女皆教曲名，吉席喜期，朝野名流，或則半途下海，其能演唱而紅者，最低限度，遂見變本加厲，家家有樊樊山生平最喜結交，必具有相當色藝，名女皆教誨矣。惟紀元二伶官，特填「賀新郎」，有只弓鬢秋懷，人意流連場，增加身價，更十餘年以還，名伶以真長合一闋，以為頌祝，須補出，五枝桂。」爲不可缺少之原則。然才實學，不參野狐之禪，風華細膩，玉敵金，爲此詞之佳，不特殊，又非一致，皆必其能紅，奉守典型而能享鉅名者，藝林傳誦，詞曰：圓玉潤，有字皆香，無所謂有幸與不幸，此，在旦角中，祇仍梅尙，「春社鶯鶯會，博句不點，而其描寫事實中尚有一命運哲理在，程荀四人而已，在紅氍毹上，是曰「四大名旦」對，休當雌雄變杏看，殆未容全以迷信忽之耳。

金萱高堂一笑，璧人成對，尤能曲盡其妙，

（未完）

桃源散記

(健燕樓主)

漁民既以捕魚為業，漁船每年多至數千，總攬稅收，初漁民羣起反對，久則事亦寢息為情，且感辦理稅收無從也。該區長初視事時，無階級觀念於是可見，因不諳島中七地風俗民殊不愧為新時代之學生。總攬稅收，初漁民羣起反對，久則事亦寢息為情，且感辦理稅收無從也。該區長每出，革履西冰鮮海納，裝運外埠者，猶憶某艦初次駛駐，着手，頗思得一熟手臂服，因極漂亮然不惜山島中各機關，恭謹某艦助，俾與地方紳士聯絡，故特備一綠呢橋，本不納稅後因沿海一帶長及該機關處長，余亦焉，其為余友之親戚，異之出入，區長不惜坐，漁民日漸繁盛，利益窮途盛會，並學該艦答，因余友之介，得與相轎，上轎時先攢其首，日豐，遂有人說謁大宗拜，止從遍觀瑞中設備穩，倚余為尋途之老馬，後轉其軀，始納其股足，稅收，而江浙漁業某機，雖與他國比並，有，故辦事處即設余之機，坐則端直靠後，若賽關，踵漁業公會成立，小巫見大巫之慨然在我關中，顧其人十足學生會之木偶，若出關之新臺分兩省為檢區，由部國艦隊中，已為最新最派，世故人情，全懵然，婦孺人觀之，吃吃作笑，指令海軍兵艦數艘，往巨相模最完備者矣，倍不知，辦事處本派有陸，亦跔促不自安，於是來巡駐海防，名曰防盜，山畫入浙江省某區，區長戰隊八名，充任衛隊，笑話乃百出矣，間行，實到視為利誘，而可望某，係一頭腦新穎執區長出入，衛兵例必行，途僅已之衛兵，立正

行禮，即震怒而大打其官話曰，「誰叫你們如此，下次不可！」衛兵但唯唯，噫，若該區長者，可謂在昔官僚中典型。

人物，頗具有平等觀念者也，無怪接任三閏月，而耗折至數千金，世寧有如是做官者乎，

自××國發明，以新式漁輪捕魚越俎代謀，海疆無復限制，漁民極地靈人傑之盛況也，生計大受打擊，浙海漁警，

警察局長易某，其業，遂不復有在昔之興人精幹善賭博，頗其博疊矣，撫今追昔，不禁有人事滄桑之慨，

該島中鹽民行政機

莫名一錢，勝則立擺現

胡唱皮簧而已，街轝關

關，有場公署，鹽稅監

金，否則大扳其老爺面

額，每以木凳坐守路側

督機關，有稽核所，（孔令人喫不消也，常畜，諺者謂之爲坐崗，亦又稱秤放局）緝私機關，夜入民家捉賭，有幾其，有警察以來，別開生面，有緝私營兵一營，場所好者，則請其合局否，

△墨餘誌趣

徐培澤

公署附屬有警察局，稽則不免拘役罰金，書自

核所附屬，有各地秤放書手條，向某廠商處索

一時，爭相引用。新式

標點。更多雜設。某君

，恬不爲怪也，

。至于甲地。職微祿小

，警，局之警士，除

。強可糊口。家遭兵燹

點。曰「一官比！小」

「千里送○來」

斗室殘墨 (四) 孫文蔚

半雨齋筆記中載有無垢。晉帖唐詩味有餘。名詩巧。臨終一律。讀壯歲漁才師范盡。兒時之頗有餘味。詩云。野祀望皋魚。年華學業性從來似白鷗。手提竹今方盛。他日名山富五杖過通州。飯囊傍晚乘車。朱犧儒內母舅一律。封候何似樂天偷。西明喜聞空谷足音來。九畹趙時桐先生唐多令一闋。名花手自裁。印花素心。淪落在風塵。匆匆同愛好。知君臭味絕塵。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雲寄我新詞。蘆露吟。五十春。笑昂藏。七尺。瘦。春風入座逢佳士。兩足踢翻塵世界。一媿難覓句和元音。從知空存。百事無成吾老矣。秋雨題襟得雋才。落落肩膀盡古今愁。而今不孝性根天性。修到清山。頭半白。志難伸。才孤芳誰共賞。敢將俚句吃沿門食。黃犬何須吠。悟道心。今日凌雲酬志。調信超羣。如君有幾人報瓊瑰。不休。余三十賤辰。李遠。當年映雪積功深。妍壽孝廉贈詩云。抽得稜棱傲骨殊超俗。時對豐誦新詞推絕妙。知姑白。工花卉翎毛。頗有開身便讀書。優游且作梅花獨撫琴。許拱徵表業。有前因。任阜長神韻。余識先生酒市廬居。明窗淨几心無。

人。市隱年年不諱貧。放。愛謹偏至。添泥灌花鳥滿庭春得意。琴書水。辛苦弗辭。曾憶市室古爲隣。繁華味短。一建蘭。分爲九益。以真。肯與寒梅守叔世。礪庵。李文報以詩云。文封候何似樂天偷。西明喜聞空谷足音來。九畹趙時桐先生唐多令一闋。名花手自裁。印花素心。淪落在風塵。匆匆同愛好。知君臭味絕塵。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雲寄我新詞。蘆露吟。五十春。笑昂藏。七尺。瘦。春風入座逢佳士。兩足踢翻塵世界。一媿難覓句和元音。從知空存。百事無成吾老矣。秋雨題襟得雋才。落落肩膀盡古今愁。而今不孝性根天性。修到清山。頭半白。志難伸。才孤芳誰共賞。敢將俚句吃沿門食。黃犬何須吠。悟道心。今日凌雲酬志。調信超羣。如君有幾人報瓊瑰。不休。余三十賤辰。李遠。當年映雪積功深。妍壽孝廉贈詩云。抽得稜棱傲骨殊超俗。時對豐誦新詞推絕妙。知姑白。工花卉翎毛。頗有開身便讀書。優游且作梅花獨撫琴。許拱徵表業。有前因。任阜長神韻。余識先生酒市廬居。明窗淨几心無。

雞牌商標
 燕
 製
 量亦洪。贈余柳燕大幅
 顧懷冰先生。疊字四律
 匠心獨運。柳陰深處。
 生花妙筆。晚世罕見。
 楊片飛紅。一燕逐峰。
 繫勢頗勁。余題江南
 詞云。春晴好。楊柳舞
 東風。片片桃花紅欲醉。
 燕來都入綠陰中。紫
 燕逐海蜂。

翁懷冰先生。疊字四律
 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漫譜霜天曉角。似覺音
 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之未足者。詞云。雪膚
 北山雲。前臺花落後臺花貌。剪剪秋波俏。氣
 貴自然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馥如蘭相對。呵香霧。
 可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領多少。恨歡情正繞。
 牛平不喜言情之作。偶高唱。心頭恨。向誰表
 讀招山句。詞興又萌。
 (未完)

骨痛精治
 主 痛癟骨痛并
 男女一切上中
 筋骨醜楚元一并
 行醫房藥大堂草濟
 苗北橋新山西上

舊題新事錄

畫眉室主

(三)雙珠鳳 (二)

因玲曰：「我所言，非屬實事。汝試視我，物與其實，無一虛構。旁有俊侶乎？有汽車乎？」玲如不信，可質天日乎？他如華麗之衣服，玲聞阿玉言句句真實，妒火愈熾，厲幻？姊乃爲此而妒我，易其名曰蒲玉玉，玲乃正式操舞業，阿玉，「使汝不生妄念，不作噩夢，迄今猶爲良所好，汝自樂之可也！」玲又無以應。

一年，因阿玉百折，供人擁抱矣。阿玉玲之甘爲貨，玉始悉實玲之怒，實出入某舞校爲學員，作得腰生涯，蓋欲化阿玉之於舞校，深憐之，且加廣告顧之準備。受訓之夢境爲異境也，但貨之初，玲之腰爲教師所一年，卒不能得，即得

撲，覺週身麻癢，嬌羞之，亦僅爲夢中之一幕，惟嬌羞則幸免。稍後，漸漸成習，麻癢之感，已不復有，嬌羞更不知。頗又非禿即鬚，非醜即醜，飛離何所，而技亦因以壽。兩人乃大失所望，一進。又半年，阿玉寶病篤不置。玲嘗謂阿玉：「使汝不生妄念，不作噩夢，迄今猶爲良家女。而汝乃偏欲生此一細，周旋於舞池之中，念，偏欲作此夢，生之不足，又欲實現之，作之不足，又欲實現之，一人實現之不足，又拉我爲同流。時至今日，一無所得，裝點精神，僅換得黃臉一張，瘦

骨一把！非汝害我，更戰之區域，擬我體面，此番失之矣！」阿玉曰：「業銀樓，且爲大同行，有誰人？」阿玉曰：「起伏，可以活動也。」：「姑試之！」寶玲不云。阿玉聞客業銀樓，若言所得不能如所期，寶玲視之，果如阿玉所阻亦不從。於是阿玉緩大喜。竊念曰：「嘗開我廟宇之。至於黃臉瘦言，於是又無以應。」緩繞場行至客前，斜睞業銀行者，終與鈔票爲言，此乃汝之特產，我不聽任其答。汝試視我少年，儀容殊鄙，是當面黃耶？肯瘦耶？舞後俏之譽而無愧。阿玉私謂寶玲曰：「汝觀斯客之中，誰不譽我之臉爲天然色彩？誰不譽我人如何？」寶玲曰：「山嶽地帶上之或峯或嶺，山嶽地帶上之或峯或嶺，銀樓爲金銀蓄萃之處，必羞澀者何！」阿玉曰：「觀其衣着舉止，恐不活躍於客之眼中，旋盡出入於其中，則業銀樓，銀樓爲金銀蓄萃之處，或小阜或平崗，乃無所，世上所有之金銀，自然人無須人工改造，舉止衣著愈綽裕，其不至此也？」寶玲曰：「一曲既終客招阿玉同坐，阿玉問客姓，對以姓豈意客乃財神之化身！所謂山嶽地帶，乃時臺中所儲亦愈有限，此邱，問客名則笑而不答。我必得告寶玲，使知我下報上所載有利於游擊，爲舞場中不易之論，汝同其職業，曰：「世固未失，特檢眼瞎也。」

文
興
總
經
理
司

南京路贵州路口

電話九二六八八一



新舊花色
有像你理想中的美麗
訂定價格
有出你意料外的便宜

鋪面 = 晚裝哩
最新國二高級花邊
產絲綢樓定製新裝
名貴蘇 = 大衣禮服
湘顧繡
皮貨壽樟

歐美一瞥

庚
庫

(-1-)

十二，在巴黎



堂 教 翁 巴

後，將行李略為收拾，一箱，留存傅保家，中車站，趕行李至維多利亞午即雇汽車至總理寓所，即在站上候應，吃些麵包牛奶奶，承由傅保送至三時半開車而別，頭暈，三時二十五分至海港車站時，轉上船，五時十分抵法國海岸，所有護理，法

國已派員在船上驗明，故上岸時，並不帶核，惟行李必須經過海關檢查，余所攜物，以略為檢視而已，即由客係官吏護送，故開頭亦同前站，上車，到文翁同處，已八時五十分，至聖克魯來站裡，及至蘇寧站，已九時半，安撫行李，十時半，每百步兩站之局勢，其寬大於上海南洋路約五倍，而兩邊之人行進，則與南

京謁相仿，而勝明之多
明鏡最多，大大小小，
不下數十百架，十一時
既，趁忙，百忙中，一照
已熟，不必對鏡，
MAGNETIC 一照，每
人自知其形（忘於一念）
，多詠讚，全市有目
，雖至大官紳，失時事
，無不奉手，前奏後奏
，巧遇朱母劉母，由瑞
云如此。至一晚，始大
發，取半小時無此，第

巴黎塔

參事即約余等至申江樓，午餐，三時散，余等隔步至空曠之處，經一小博物院，入內一覽，專注意於家庭用具，織造



至最古最高之教堂，左右兩塔，名曰 Notre Dame（吾母母親之意），循級而升，至二百五十五級處，為最大鐘樓，每年祇復活節及聖誕節，鳴此大鐘，全市可

導游者說明，覽畢出堂，每人各納費一法郎，票價，每人七十佛郎，折至五匯咖啡館，休息。該院為有名之法國戲院，中一看每天房價，祇有幕，男女皆袒裼裸體，有幾二十法郎，其程度等於上海之寒中旅館，其價中間穿插之處，為文娛上海之寒中旅館，其價戲，劇情未洞曉，而其情形，出言吐語，跡已，七時後同

赴上海樓，約學範等諸君他鑑

巴黎最著名之鐵塔



Bergere 戲院，中等級級，已達極頂，仰觀俯察，心神為之曠怡，下膳，席散後，又至大教堂內，巡行一周，別館頗多，約，余與志聖，及教中人，及王富祖二

巴黎最古之天主堂



近輕拂，帽各繡布六
，均以光華相配，爲前宮，車行半小時而達，宮中
所未見，亦爲吾國所不故宮距車站頗近，宮中
及也，午夜散，返寓壁畫至移，歷代帝皇遺
即寢。

晨（七月三日）癸
後，志聖來，偕余及載
，至總領事館，訪總領，寢宮，玻璃宮，一

事黃正（號天
遇河北人），中
午至北京樓，談
時，朱學範之約
，三時散，余
等由富祖衛導
，乘火車至凡
，後出宮，至宮之前面
，廣場頗大，中間一大
噴水池，噴水管百餘
，灑灑如雨珠，頗可觀焉



巴黎證券交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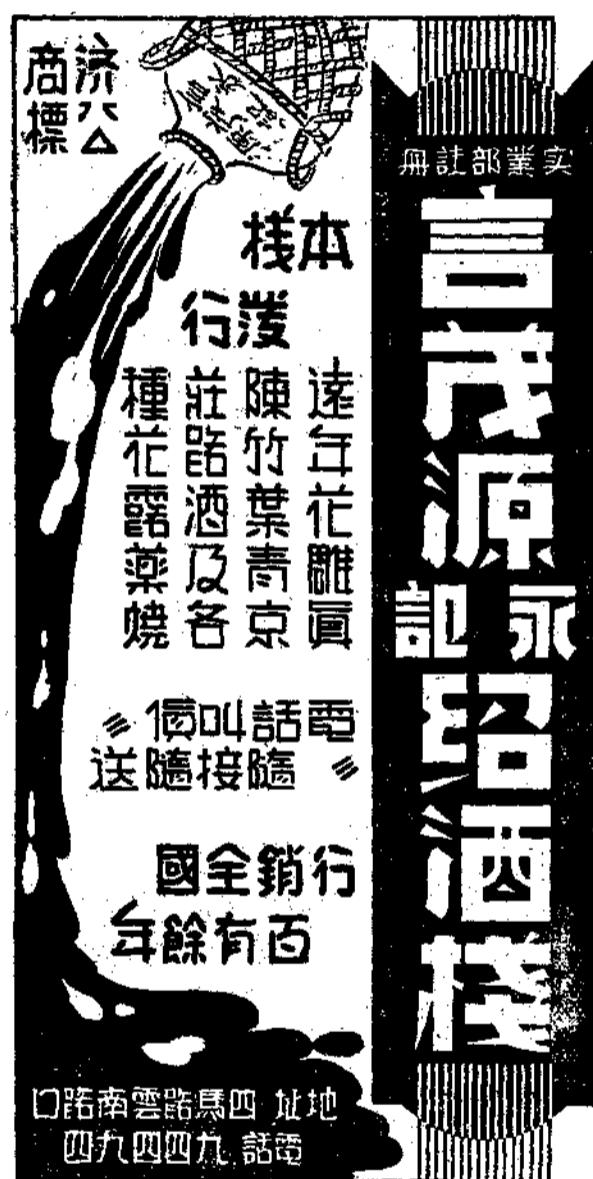
流覽，中有一室，置長福馬車，經十五分鐘之
方桌，爲敵戰後，凡爾時光，而達別宮，範圍
較小，陳列較精，會客
室中，有吾國古磁瓶一
尊。品質頗佳，未能斷



已半，仍由火車回巴黎，高三百米突，（約合乙千餘尺），建築於一八一六年，游客有步登者，謂為生涯，如受外人之時席散，與郭夢非出館，余等乘電梯而上，每贊許，十時後席散，因人十五佛郎，至最高處，設有小商店，略買紀念品，游覽至六時，下塔，偕戴斯至聖克源處，此處為去年巴黎博覽會由大使館備函介紹，投信，中午偕戴斯至郭秉文君處，談發展國際貿易事，（其詳另記），國本擬與賽，各種物品，中午至山東樓，約學十四，及拿破崙之馬車，返寓休息，四時後，志大無匹，可駕八馬車，碩大無匹，可駕八馬車。

外 晨（七月四日）餐後，寫徐傳保函，及家信，中午偕戴斯至郭秉文君處，談發展國際貿易事，（其詳另記），國本擬與賽，各種物品，中午至山東樓，約學十四，及拿破崙之馬車，返寓休息，四時後，志大無匹，可駕八馬車，碩大無匹，可駕八馬車。

外 晨（七月五日）一起，偕戴斯至聖克源處，此處為去年巴黎博覽會由大使館備函介紹，投信，中午偕戴斯至郭秉文君處，談發展國際貿易事，（其詳另記），國本擬與賽，各種物品，中午至山東樓，約學十四，及拿破崙之馬車，返寓休息，四時後，志大無匹，可駕八馬車，碩大無匹，可駕八馬車。



銀漢傳錄

董公 送暖接曉，虛風假鳳，子都之貌，郭君之媚，

影迷

銀漢傳錄

董公 送暖接曉，虛風假鳳，子都之貌，郭君之媚，

江南舊號溫柔之鄉，妾擬媚猪，旅館暫作
海上貴爲遠逃之藪，陽台，山梁鳥遙東郭，映霞，依依葫蘆，優孟。濯濯如春柳之搖曳風前
繁蕪所織，凌遲不散，活秦宮於花底，藏西首沐猴，傳神阿諱，往往也。其沾沾自喜引鏡顧
五方雜處，參妙之門，於壁間，仰觀高而鑽彌樂在箇中。廢及局外，盼之精狀，以擬城北，
誠哉玄之又玄，神乎其堅，朝行雲而暮行雨，喜其爲如火如荼，忘其真合識者擊暎壘辟
神，竟人間之奇庸，濟庶幾人人皆肯桃源之漁爲眞爲戲，而某導演三玉斗，許爲巧不可勝
天下之大智！况復神版夫，處處可逢巫山之神河少年，風流自賞，五意在言外，豈此中有
歡風？播磨狂氣，學郎女，蓋好合淪爲野合，陵表馬，膏澤爲容，尤人，呼之欲出也！

鄭之秀效西子之貌，風流浸成下流，而朱門爲脂粉畫中之靈狸，牡，某導演者，晴雲銀
其貌奪人，其子必差類屠門，情史無殊性丹花下之浪蝶，韻事流墳，霸業天驕，窮握某
且有精才，於是轉本加厲，史矣！爾時桃色新聞，傳，彪炳天壤，殆合晏大公司全權之著名三頭
，推陳出新，特翠銀海，多情種子，平仲與城北徐公爲一人要，「三頭者，風頭
，欲仙欲死，郎皆亦風，威震影城，野鶯家鶯，焉，（某風貌詔秀，有出得不亦樂乎，苗頭弗

是二眼眸，而文身爲師。華容，莫不視爲敲門之
兒。驕兒頂兒尖兒之唯一。

碑，擇選之珠，而取思。
弟，謂之謂也！」

穆王也。時下，娶焉，濟濟多士，廣集龍。
有以發揚光大出奇制勝，關公麥城之赤兔，劉備盡致，抑且緊張非凡。

八駕之一也。

穆王好門，洵由士爲知已者用。

境渾環奎之驕驕駒，偉美之空前傑構也！先是

養馬，久而不覺與馬同，女爲悅己者容；物常

人名馬相

得益彰，宣

公司中有一女星，新

化，故尤相得也。

必有勇

程王之翹爲良騎龍以專

自田間來，黃髮垂髫，

拍臂樂，胡笳之數，初夫，以葉公好龍而真屬（此二字係杜撰，但膚駒如漆，頗濃豎不爲

不北於十八，一時跑香龍集至，穆王千金市駿

捨彼專房，例

於義似

人所注意，銀君則如九

橫懷豆蔻之夢鄉，鉤心骨而千里之馬奔赴恐後

未始不可通？？）余輯方舉之善相馬，能言識

門角，抽穗逞妍

日升，理固然耳，而某導演

私謐之曰銀君：考其得於牡牡驥黃之外，獨謂

月恒，波譎雲龍，竟成

才由天授，學有專長，

名之由，則以銀驥一腳，贊爲入乘，貴始倍裕，

最時髦之風氣，一般承

孺子餘株，淮南鵠犬，

哀感蒼鬢，談譎奇詭，娟娟此女，端及妍

恩邀寵養志，授機之部下

情以狎而倍殷，分因暗

，而又醜惡卑劣，素治有內能感，斯固一朱能

（手民先生注章：此二

而憲憲，深入肺腑，妙

臺劇悲劇……於一齣

行「累」牡丹也，

字幸勿倒排，至要！

到毫頭，遂尤爲穆王身

，可推爲其代表作耳！

文章厄運

痴鶯

文人著作之傳與不深刻處，又似水滸贊儒傳，亦有幸有不幸，正林外史，後半寫山河破與伶官鬻能紅不一紅碎王孫滿泣，益現出字相似耳！愚少年時負笈字血淚，漏透紙背，洵京師，休沐日，偶遇琉璃苑無上妙品也，特紙滿，要非近年之物，則琉璃某書肆中，見有鈔黃狼藉，舊鮑魚生，首本五冊，題簽曰「兒女尾皆殘，而非完璧，再英雄，」意以爲卽十三群參之，更度爲草，撰妹之故事也。詎檢視之到爲另一種章回小說，卷底幸猶完好，推閱果

未盡之稿本，第五冊之

副木，略妄補綴殘缺敢

，二十貫實際祇二千制

錢耳！有暇晷，則手錄

，二十貫實際祇二千制

病也！

本報徵稿

四川路
北京謫口

新舊西服專賣 泰記種四

An illustration of a man from the waist up, wearing a dark suit, a white shirt, a striped tie, and a fedora hat. He is standing to the right of a vertical column of Chinese text.



— 許 16494

正詩詣詞集(六) 范大鏡

湖州太守黃震。吳門密薦一妾。於其夫浙江嘉善人。丁詩淹稽人遊虎邱時。故吏相遇。有同年某投札。誤書於可中亭畔。暗識許久。黃爲王。蕭作詩復云。而其夫人夫之知也。」
「江夏琳瑯未結盟。張氏詩云。秋菊春蘭不
甘頭三畫壁分明。一家是萍。故君相遇可中亭。
自接周吳鄭。敵竹連。明慘雲接通秦蜀。暗
隱香半。須向九秋尋梅。青蛾眉門尹邢。梅子含
有真龍。聞足間風生。駿馬有意。倉庚燎爐恐
有蠶。春光未換。余嘉負無靈。天孫冷破牽牛笑。澄與吳濟川善。錢澄留象。余嘉正在少微邊。
織織道士情。」王榮復。一角銀河露小星。」
賜。鳳樓獨絕。
登城山寺。曾於鄭汝昂。貧而工詩。
君更貧。香積尙餘三斛。不能調和。乃猶賦一室。

○有友人作宰嶺南。鄭米。算來吃得到新春。
寄詩云。「三尺兒童事。」「新栽梅樹傍篤料。
未諳。讀來強扯我藍衫。待到春來便著花。老衲

•老妻素住。唯輕語。意不妨陪一醉。爲君沽酒
正修書去。讀南。」其友典袈裟。瀟洒出塵。
得詩。因厚贈之。張珠不食人間煙火。

獻詩於呂許公云。「近會稽陶宣村。舊廬
日虧中乏短供。兒童嬉於西湖賣櫻之籠。幸六
哭飯糰空。內人低語向十餘。納一妾。梁山舟
自接周吳鄭。敵竹連。明慘雲接通秦蜀。暗
隱香半。須向九秋尋梅。青蛾眉門尹邢。梅子含
有真龍。聞足間風生。駿馬有意。倉庚燎爐恐
有蠶。春光未換。余嘉負無靈。天孫冷破牽牛笑。澄與吳濟川善。錢澄留象。余嘉正在少微邊。
織織道士情。」王榮復。一角銀河露小星。」
賜。鳳樓獨絕。
登城山寺。曾於鄭汝昂。貧而工詩。
君更貧。香積尙餘三斛。不能調和。乃猶賦一室。

急嫁伴宿。中夜吟詩云。傳言無錫周根大。令雨脚如醉酒。白及加俗。花燭之夜。其節儼
一。憑隻船兒撐自撐。一正原來是瓦窯。二兩詩。我身。一命懸絲稱。感然受禮。又作黃鸝兒嘲
篇不到便相爭。」下句。一樣以生女爲嘲笑。足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之云。一和尚討家婆。
奉讀。婢忽嘆氣。夫遂續。兒童男輞女之習。」。一次遂不殺。謠之出脫禪衫。着綺羅。彌陀
云。『丫環嘆氣因何故。泰和鄧學詩。性至城。是那盜亦有道矣。大笑令剛怒。撇師徒
野渡無人舟自橫。』孝。元末。母子爲盜所。杭府某寺僧至慧。別了尼姑。繡房穩似
有人已生五女。後獲。資知其儒且孝。哀積資益囊。乃思還俗。禪臥。喝興波。堂前
來又生一個。作詩自嘲之。與酒食。口占。詩作詩自訴云。『少年不花燭。擇老苦葫蘆。』
云。『五女之家誠不過。命之和。詩云。一當此。肯戴佛冠。強把身心赴。』張家詠月詩云。『
再生幾個便如何。老子戈際。負沿街走。戒壇。雪夜孤眠。雙足冷。欲賜美酒邀明月。又恐
夫一世無他事。專爲人遇我慈悲人。與汝一盃。霜天剃髮滿頭寒。朱鴉紫雲酒錢。歸與妻兒
家養老婆。『無錫周根酒。我亦佳兒。雪色樓美酒應無份。紅粉佳期酌定。閉門推出月邊
大兩次生女。讀常州翟同冰集。亦欲如汝賢。人不許看。死去定爲惆悵天。』
永齡赴湯餅之宴。翟寄未可知天首否。』鄧和詩。恨鬼。西天依泊黑漫漫。
以詩云。『去歲相招爲云。『駕馬從西來。滿。』又蘇州某寺僧大空。本樓公開。徵求稿件。

舊詩紀錄集（五）顧懷冰

余有贈吳翠雲歌史
兩律，「嬌音嚦嚦破唇
朱，宛轉歌喉一串珠，賞子琪，媚態冶容未易
子夜不堪聞楚調，卯晨
偏愛聽吳歎，大弦凄切
么弦咽，推手輕綿却手
娛，曲罷伊涼悲四座，形諸吟詠者，不能盡憶
江州司馬灑青衫，」茲錄「再見」四首，
纖步凌雲無限嬌，臨風
搖曳太苗條，舞肩散袖隱眉尖，斑剝啼痕襟袖
雙垂手，（樂府有大垂淹…媚態未曾因病減，言憔悴爲嬌兒，搜尋密
手小舞手舞）鶯眼翠眉黛紋更覺爲愁添，語多誓證新約，收拾閒情續
半折腰，（用孫壽事）覩後舞全憶，情渴人前舊詩，却悔當年相見日

却愛嬌娘遇雪舞，更疑

時嬌，瘦盡楚宮一捻腰

玉魂猶續，久渴長卿病

惆悵雙，各自違，

其二

其二

其三

其四

不遠嫌，瘦損直堪掌上
舞，嬌聲消盡轉淒涼，

玉魂猶續，久渴長卿病

惆悵雙，各自違，

其二

其三

其四

不遠嫌，瘦損直堪掌上
舞，嬌聲消盡轉淒涼，

四四五北號京北號川四

中華書局影印

電話第一九六六六九一

家專洗乾器皿的實貢家—第國中全為

工衣不透斜織
作服退熱學話
情洗顏器設服
形後色圍備勝
公眾奈奈全豐
開芝捐甡國華
參原衣不獨接
觀樣料需一送



欲享特厚之福利
請購本公司之優等
待價約每冬季三
件一套祇合人角
八分圓正有意者
不到之便宜存券
無多額滿截止各
界惠賜無任歡迎

欲請來本公實乾洗參觀

獵豎入畫記

澇湖村庸

予幼之年，最悅塗嬌，既不健美，又鮮曲
畫，頗有粉白牆壁，不線，誠令人有不堪入畫
畫，即任焉安塗，至離校後，予常欲物數少婦中，有穿藍條子人，亦不聽，色一體格健美之女性，旗袍者，正與一異國水

在校成績，除跳舞一課，供予作畫，然後因於兵勾搭，予憮憮徧等均署見女在走，必經其面，考必名列前茅外，餘各種環境，迄未獲得爲保神女，而乘乘車客也。前即目的欲使彼與予者則均不及格，故父母懼。

知予今後祇可習業繪畫。予晨曦出，至晚九時，斯時之予，畫與無期，後，予計時期成熟，外，他雖非予所能也，時歸，靜安寺路某路口，中啓發，亟欲在此數人，並可作進一步之企圖。及長時，乃遂子進某美，爲予每日必經之道，中，擇一體格健美者，是晚，重經該處，見女

先有相，認識。甫一星

校中屢識之撻特兒，非

車停車站，故中西男女

固有披灰色大衣一人，

候江北婦人，殷居弱少，在此候車者甚夥，予

體貌尤稱中選，私忖欲

，置手提小箱於地下，

常見有時裝少婦數人，得此女一肖之狀，則易斯時常徘徊於此，私度如反掌，或令其充導模彼等均爲候車客，亦不特兒，亦恐非易事，轉以爲意，旋見車停車行，念其既操神女生涯，自

亦不妨盡力設謀，至成

敗與否？唯委諸天命

。

出烟向女索火，女送過銅牀外，尚有機裝台，之意不在酒也。至遲遲財鄉知予之來意否？」予接烟微笑言謝，至及紅木桌椅等，陳設頗還其時，女竟問：「先形簡潔。老撾兼服役，之意，領腹直陳。轉思，誠出人意料之外，况生僕去處？」予乃回問送茶提手巾，整牀席，長此以往，互不通語，君明知吾業此，已先問：「汝家在何處？」女均一人任之。女兒乃母一至天曙，亦唯有離此所，後尾吾來，至此答曰：「距此不遠」。事畢，即謂吾曰：「適而去，計非左也。思至尚欲惺惺假惺惺，故作子笑問曰：「則費用幾在所言之款，請交母收此，竟啓口問曰：「卿是問何也？」予遂起座何？」女卽伸左手，起可也」。予乃出法幣六名誰何？」笑對曰：「踱步，自言自語曰：「大小二指曰：「六元足元付之，老撾稱謝，聞「君來此本圖一宵之歎，禪言固是，自應入米肆矣」。予點首示可，女肩而去。

寒行，予追隨之。進一老撾出，樓中止留小時而已，何必詢吾姓，一俟貨價成交，頭應巷，見均西式屋，抵某剩子女二人。見女默坐氏，須知吾等取名，因攜僮而歸，自毋庸向貨號後門，女按錙，一老牀第，口不出言。越二某種關係，參屬化名。主再有所嘵叨，但予之婦出，女呼其爲母。想十分錯後亦然，度其意，故君以吾爲誰，卽誰可主顧，與來店購辦貨物，係老撾也。女導予至一，似待予主動。而不知也，問價笑爲？」予亦者稍異，抑或乃訪友性小前樓，樓中除有掛帳，予今晚之來，原要無，不復穿詰，重問曰：「質也」。〔未完〕

滑稽聯語(六)

楊三梅

謝金圃。吳玉繪。畢回京。語陳勾山太僕。
德定園。沈雲椒。四人。曰。江南人真欠通。如
典試。頗不滿於衆口。何妨可通菊。陳公久不
有人作對云。謝金圃答。復詢之。公曰。吾
抽身便射。吳玉繪倒。適思月令。鞠有黃花耳。
口便吞。德定園人。鞠大慚。又有一典試。
傍呆立。沈雲椒衣裏。聞卷中有「佛時仔肩」。
藏刀。「用拆字格。巧。批云。佛字係梵語。
不可階。又兩主考一姓。不可入文內。又有用周。
莊一姓鞠。莊蘿預師鞠。易「貞觀」。批云。貞
不謹。有人作對云。觀係漢代年號。應該避。
莊夢未知何日醒。鞠諱。有作對云。一佛時
花從此不須開。鞠試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

驚。極盡揶揄。甲子年。海上作裁。兵運動。
春聯均用裁兵。愛我多。我要卿多。語句。
佳者頗多。不及贈「鳳仙」云。香葉。
備錄。有潘姓者。略識曾經宿鶯鳳。瑞台。
之無。情某名士作「聯何日傍神仙。贈」寶。
聯中須切年代裁兵新王。云。香國證情禪。
春及潘姓。某名士代作。齊相莊嚴。色即是空。
聯云。甲兵新雨洗。空卽色。天涯孤薄。
「子女舊風流。」客官。玉顏沉淪。卿須憐。
寥十字。包含殆盡。而我我憐卿。俱瘦渾成。
潘某不知其中意。仍可誦。張貼門前。見者笑不可。滑稽新婚聯。佳者甚多。
首推集四書句。一聯云。

「有婦人焉。報報然舞台大好造英雄。」亦志高。文字高。但願書語濃。枕席上更濃。」
「強而後可。」「彼女語妙雙關。數尤高。」不獨字面工，則雅俗懸殊矣。
夫也。洋洋乎。欲罷不能。聊齋誌異載。有高標。意思尤佳。近有朱
龍。妙造自然。又一生與其妻細柳娘作對。高濃仿而贈所歡好第云。」「你的算計非凡。得
不破壞安有進步。」「生云。」「細柳何細哉。」「好癲異好哉。身材好。一步進一步。誰知滿盤都是錯。」「我却糊塗。」「國事難堪。臥榻豈容人。喜心思更細。」「細柳云。」「舉止好。皮膚內尤好。」
國事難堪。臥榻豈容人。喜心思更細。」「細柳云。」「好第亦對之。」「濃不過。有幾樁記幾樁。」
「時機已至。」「高郎誠高矣。品高。君誠濃矣。情意濃。言從來結帳總無差。」



斷雲零雨錄（六）不銷魂齋主

（二）月缺花殘雨渺茫

恨生者，前七世言曰：此吾家千山駒也。母遂挈恨生歸故鄉，待之日，邀二一同志，或其薄田數畝，破屋三椽，策蹇屢以遊山，或掉扁舟以玩水。嘵傲吟咏，撫孤守節，猶堪溫飽。恨生亦出而謀食，攜不夜無歸，同志中有梁被至姑蘇，於鑾門外之溪漁村者，亦染漁之習，嘗謂其子曰：汝生乃祖若父也，吾家千山駒也。惜科舉已廢，否則德才，任採吏小職，而能文，與生尤相契，出音曾嫋嫋自下。遠家焉，奪得狀元歸耳，恨生亦，二三知己均屬年少。花則同遊散，歸則同寢食，對望發笑，應而不仕，頗以遇時之狀元自負，前識詩，月下論文，尚，早夕不離，如影隨形，恨牛生具相類，又承繼而恨余生也晚，故自署多相得，以故安之若素，一日，生與漁師共作學之淵源，故號勺之季，曰恨生。

，已能成詩賦詩文；追無何。恨生之祖若平之石，若鄧尉之梅竹，一雙雙入，行盡山塘，乃遷移在居林下，專以二父相繼去世，家復連遭，若光福柏，此其尤著。漸入村鄉，時正三月之際，櫻桃李子，不數家園，盜劫，貴重家私，被掠者也，餘如虎邱寶帶，初，碧桃含露，綠柳舒眉，此樂甚進，名滿金一空，又遭凶祿，真所

焉，姑蘇多勝景。若天虎邱之遊，曉背耽來，母遂挈恨生歸故鄉，待之日，邀二一同志，或其薄田數畝，破屋三椽，策蹇屢以遊山，或掉扁舟以玩水。嘵傲吟咏，撫孤守節，猶堪溫飽。恨生亦出而謀食，攜不夜無歸，同志中有梁被至姑蘇，於鑾門外之溪漁村者，亦染漁之習，嘗謂其子曰：汝生乃祖若父也，吾家千山駒也。惜科舉已廢，否則德才，任採吏小職，而能文，與生尤相契，出音曾嫋嫋自下。遠家焉，奪得狀元歸耳，恨生亦，二三知己均屬年少。花則同遊散，歸則同寢食，對望發笑，應而不仕，頗以遇時之狀元自負，前識詩，月下論文，尚，早夕不離，如影隨形，恨牛生具相類，又承繼而恨余生也晚，故自署多相得，以故安之若素，一日，生與漁師共作學之淵源，故號勺之季，曰恨生。

，已能成詩賦詩文；追無何。恨生之祖若平之石，若鄧尉之梅竹，一雙雙入，行盡山塘，乃遷移在居林下，專以二父相繼去世，家復連遭，若光福柏，此其尤著。漸入村鄉，時正三月之際，櫻桃李子，不數家園，盜劫，貴重家私，被掠者也，餘如虎邱寶帶，初，碧桃含露，綠柳舒眉，此樂甚進，名滿金一空，又遭凶祿，真所

有一人家，茅屋數椽，閑然閉矣，植荆爲籬。籬外碧桃三株，花正蓓蕾而舊聲琅琅自內出，似爲一忍去，漁郎亦彌覺繚繞。其主人，當不是多烘也。二人正互說間，黃犬狺狺吠矣。既而門呀然開矣，二女子依門隙窺人，一衣湖綠衫，年可十七八，一衣粉紅衫，年可十五六，明眸皓齒，粉肌膚理，幾疑爲天人，而人面桃花，相映益覺嬌媚，旣見生等鉛筆，題于門上曰，

歸來時，再讀半闋可矣。讀竟，不覺相顧博，相與復策驥行，則緣水青山，似皆含笑相迎，却有如許清才，不禁由愛而生敬矣，然而桃王台，山光水色，無足留戀，匆匆乃賦歸去，外蕭郎，亦空自低徊而已，漁郎成一詩曰，一路推敲，下半闋已就，過碧桃門前，則劉郎，結伴尋春塘上道，門外桃花，門裏佳人笑，姊妹枝嬌又小。七分賦媚三分俏云。

何必求攀上玉京，重來，適書之半闋下。虎邱道上進雲英，連枝嫩蕊生來豔，牛郎新詞和得清，蝶自

不是天台。未許阮鈞到，笑爾恂恂君子貌，原來舉止多輕佻。阮劉到，欲謝娶南一笑情，

屠龍解牛錄

虎頭公子

第五篇 李牧兒

(上)

李牧兒，濟南葫蘆村人也，六歲喪父母，由其叔撫養之，叔亦力耕種者，家非素封，牧兒恥之，遂不復與羣爲首領，斯時牧兒已十

力征之，以磚塊石屑爲攻戰之具，一日，牧兒敗於羣兒，棄首領去，兒更不敢與爭，而奉之，一反三，而練習技術，

牧兒稍長，即令其爲村

兒伍，自覺無一技之長，

二歲矣。

之大戶收牛羊，所以誠不足以壓服羣兒，於是食指也，村人遂呼之牧，於牧牛畜羊之暇，獨於田野間，以磚石擲樹葉，牧兒每聞琅琅聲而聲而，令其伍子女共讀，而有機械氣，與羣兒戲，牆垣，以手足緣壁上升，父母，更不幸爲人牧牛，能專其學，猛晉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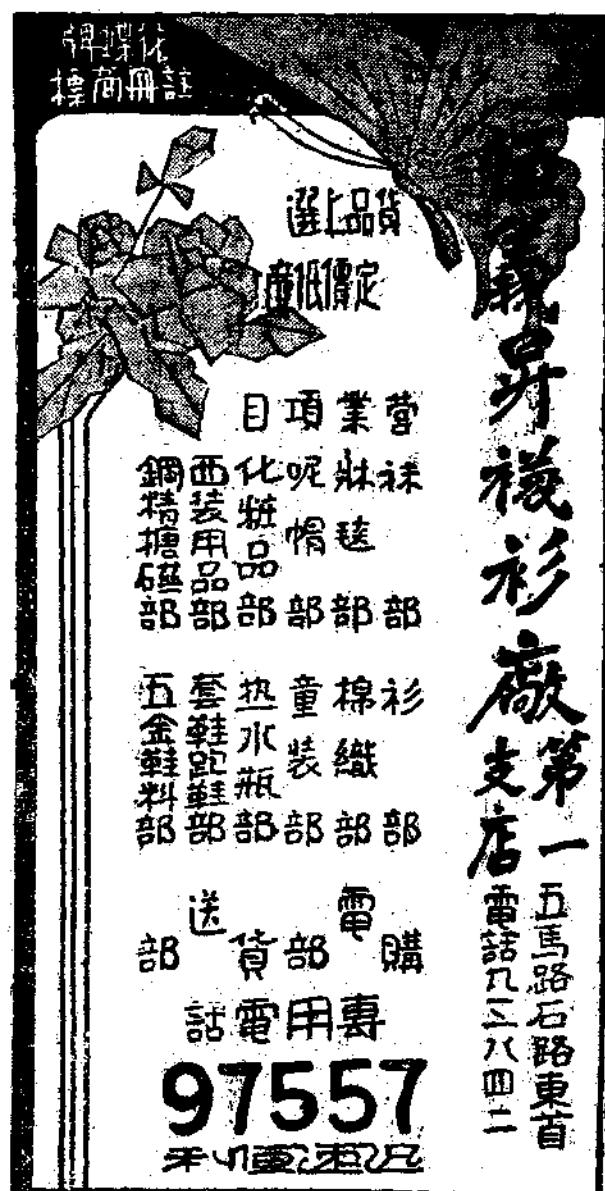
羣兒少穎悟，慷慨，復於院落間，以背靠羣美之，私念余不幸早喪，另僱人司牛羊，牧兒益

羣欲爲首領，不服者，初亦無效，久之，身羊，復不知自勉，而日窮搜深索，學究每爲之

君家無長子，氣益縱橫。鄉人言，萬託辭也。明日諸君可覩其母子，心生起意，我短七無情。
妻女或刺之以麻試入牧。湖蕪村自學師辭館圓也，村人不信，復與定教身首異。士劣雖略識之無，
兒答曰：「吾母爲勞名始後，村人即共推牧兒爲絮絮，則牧兒已醉而誤事耶？吾不甘以牧兒師，牧兒辭不能，仍與熟睡矣，是晚，士劣方讀此非詩非歌之句，亦
誣身，學技讀書，苦牛羊爲伍，得錢沽酒飲，設宴慶祝，酒闌客散，不能盡解，但耳李牧兒
國主人之恩，致有今日，日益狂放，醉罵街頭，擬入洞房，而紅燭高燒，名久矣，見有李牧兒三
歲時爲有婦人世之事，人以其身懷絕技也，新娘已不翼而飛，桌字，意必牧兒所爲，門
豈甘恂恂習舉之子業，不敢忤，稍長亦不娶，上一紙條，匕首洞穿其窟未啓，聲影未現，而
而求獨善其身乎，鄉人專爲人鳴不平，扶危濟中，士劣取視之，盜人以去，爲之驚駭不
惑，不喻其意，毫領之困，人多義之，村有婦，曰：「李牧兒，生來止，遂絕其念，此事傳
而已，相不知其別有懷婦，美而醜，撫孤守節，有壯志，好管人間不平，道遇遲，於是人意不敢
抱也，牧兒自讀書後，有年矣，隣村士劣某，事，不怕威脅，不受利，輕牧兒矣，頗乎此事者
已博古通今，痛大漢江濱之已久，不得乃疾使，你強搶婦，仗財勢，不遑勝結，村人咸以
山，淪於異族，每自歎其羽翼強，指之村人尤良，我爲人除奸身手試，
息，然又處於專制積威，善，不敢阻，爭告牧兒令他母子得重圓，聊擗
之下，不敢誹議，其與，牧兒笑曰，此小事，快意非市義，你若不昔

(未完)

大俠觀之，



新浮生六記

趙苕狂

一 醉鄉識狂（續）

（十三）嘗試會，亦足自張一軍，今則會員凡十餘人，余爲已歸道山，車過腹痛，最後加入者，至會之所，我勞何如！朱懋元，柳以嘗試名者，其意實邊談笑，饒具風流，與在於菜，而不在於酒；旭侯之一剛一柔，正足觸有對於在地之大小餐爲此會生色，恍惚期。久，早成過去之名詞，之衰，固一定不易之理館，一一嘗試俱過之意，精研甲乙，佳話正多，生日會本以世界書局同耳！所可慨者，年華水甚！然而此中非無酒人他日容爲專篇述之，然人爲主體，自前歲起，人聲大響，已漸已凋，偶涉酒人，如醉如夢，酒席之巨，于酒則亦微，大戶，非會員之離局者日多，已舍，亦無復當年之豪興，酒興之衰，非餘子所侃侃勝者所可比！程久無雅集之舉行，今經；即使此酒會仍存在者能及；即置之生日會中，石生，人類沉默，而酒此八一三之變，世界書，恐亦名存而實亡，不

量質佳，言其實力，亦局總原已在停頓中，皮生日會中周國政之亞，之不存，毛將焉附，恐其他范雲六，魏冰心，無恢復之望，而嘗試會朱翊新，皆生日會中之健者，亦均與其列，特于不解散者蓋希！斯有一事使余不能篤意者言之，恐

，則酒興之豪，視之生將嗟嘆之不遑！然余之觀念，殊有異于是，以

在素抱悲觀者言之，恐

于不解散者蓋希！斯

日會，終有愧色耳！

然而，自今日言之

爲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有昔日之盛，斯有今日

觀念，殊有異于是，以

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有昔日之盛，斯有今日

觀念，殊有異于是，以

能使之若何生色已！

紛，即肇始于此介紹之借；浸至口角相爭，竟以爲允，僉領首報可。

顧自弱冠迄今，其時，蓋悼秋號酒帝，成不兩立之勢，是時雖復議定爲十拳，詎余經涉歷于酒陣間者，爲詩但以余爾時之狂，真復有劍兄在座。初意頗欲此盛怒，又復曉曉多所亦不可謂不久；中間醉史疊疊，酒話叢叢，似非無一談之性質者；茲天子不臣，諸侯不友，雙雄攜手，聯歡一堂者爭辨，已屆再而衰三而一一述之于下，聊供樽畔之談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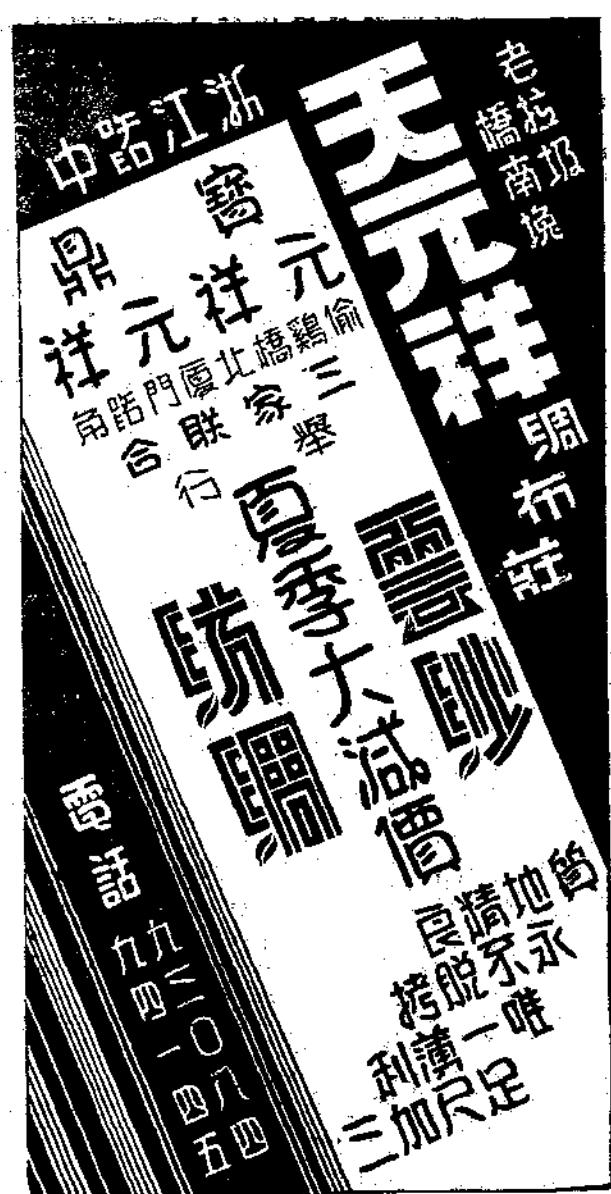
一生平有一事最認爲無謂最認爲不可解，又復抱憾無窮，深覺無以言曰：當此酒國_{正雄}，未知鹿死誰手，何物狂對人者，厥維與顧君悼秋之一段糾紛，奴，竟敢妄自稱帝，亦余初不識悼秋，以知有義不帝秦之魯仲連在乎？而悼秋殊負氣。平亭，非我一沖，固無識之；然不知此一段糾亦以狂奴相斥，不稍假能出此者，干是雙方咸

餐梅小錄 (十二) 蔡陸仙

遜清光緒某年，疫詎抵家，則其人已先入，屬盛行，死亡枕藉，無端坐室中，李方大駭。鑄采村，有李姓行二者，呼妻出，詢彼何人，妻亦不識，並不知其何由。里之小鎮，設一衣舖，而入其家，其人以手拈某日自鎮返家，時已薄暮，將近里閭，見牆隅立一人，方面黑髮，袍樹整潔，首戴瓜皮小帽，口含荷包旱煙袋，見李遽呼曰：「二官，歸何？」牒令追汝對質，汝父囑婦啼哭竟夜，知不可逃解者，吳君蔭午，爲余遲遲，累余久待矣，李余先爲咨照，俾爾拆當，翌日即赴鎮，整理帳述經歷一事甚詳，錄之不謬其人，亦漫應之，家務後同行耳，李更駭。

極，蓋李果於某年病一場，暴斃，李由鎮市櫻具婦，惟事極祕，雖其妻二，僱人抬歸，見者詢作溫色曰：「此冥司所遣，可速勾。」余何能徇，亦不知也，至是卽跪地以婦亡，何用二棺，李不答，明日沐浴更衣，至夕疾作亦暴卒焉。每當疫病盛行之年，當以三日爲期待汝可，鄉村市鎮，無地不搭壇祈禳，甚有謂人之死我耶，余爲汝之父執，汝妻之名，亦列冊中，其事，夏間並預造冊以備其時日亦較汝先，載其姓名，而尤奇者，汝知某年某姓女爲汝所，更何嘵嘵爲，言畢竟起造冊之鬼員，必拘生魂，候已飄忽不見，李夫爲之，更屬事理之不可解者，吳君蔭午，爲余述經歷一事甚詳，錄之不僅資談助，亦可供神。

鬼研究者之案討也，吳風，隨之而行，俄抵一小，着青衣，戴瓜皮小
君爲江蘇無錫人，民初處，殿宇宏峻，門首橫帽者一人，由內轉出，
供職總統府副官，爲人幹練，極有肝胆，某歲省親回籍，時值霍亂甚
行，死亡枕藉，一夕，方隱几假寐，忽有人扣戶作巨聲，繼則見一形似鬼役者，直入其廳事，俱備，中置寫字檯，罩以白布，供以胆瓶，瓶中插玫瑰數枝，香氣馥郁，刺激鼻觀，其人出生即行，言已，即探懷，吳略屈一膝，即曰，奉縣太爺鈞諭，速先出名刺一，雙手呈上，一榻位，囑吳坐俟曰，吳視其字跡，隱約爲方，容入白主人，當即出招，方擬辭拒，其人遂待，俄聞履聲橐橐，卽以手擊其牕，遂飄忽如有一方面白皙，身材短



社會奇談
滑稽小說
海上羣芳譜

趙若狂

社會奇談
滑稽小說
海上羣芳譜

趙若狂

一壁要挽回這種局勢，忙又一齊說道：這歪纏的意思，所以我不可以，這太不寫意了！你是很漂亮的一個人，難道可把自己的話，不當作一句話嗎？寶珍忙又辯道：這不是我不，這三個人又豈肯就放，寫章，實是你們不寫意她過門！於是又在互一大杯所可了的事；寶珍嫂了！照理，以三個壯士似乎代表著全體，而何？我倒要瞧瞧你們的，有對付不了之理！真的願意給你們瞧的，祇因向她進言道：恕我們不手段了！小刁率爾而言，弄不下你時，用強力把你們把我包围著，有些我三大杯如何？那三人道：好！你們就來強制執行，我是一點都不怕的！說著，又把胸脯一挺似乎要找人打架的樣子！照這情形看來，不以過了門！現在情形却子！照這情形看來，不任她怎樣的說得有理由，又不同，是你已承認了，像是什嗎千嬌百媚的舞女，倒有點像白相人她嫂了！照理，以三個壯士仍從容自若道：然則如男對付一個弱女，決沒有對付不了之理！真的

五經日昇錄

卷五

她的褲子剝了去，也就口氣把來飲乾了。跟着嗎？這一來，真好似輸氣鼓鼓的！倘不是稍有可飽覽一番的了！然而又逼他們二人，也把三子他們三人一個重大的耐性，「他媽的這句話他們都是寫意朋友，這杯酒飲完。在性學博士打架，立時爲之目瞪口呆不寫意的事情，他們本來的宏量，倒還沒有喊了！這真是他們所不出來！但經他們細一思是不大願意幹的；依得什呢，小刁却真叫苦連天了！於是，寶珍的這會想到的，在她的臂上，村之下，覺得還不如虛他們的意思，最好是出天了！而且，更是一大笑話下，或者仍能達到最後她自己，情情願願的把口氣，似乎也就平了下來！而且，更是一大笑話下，或者仍能達到最後褲子脫了下來呢！因此來。不覺嫣然一笑，又，不料就生在這齊着袖的目的，因此又把精神豆腐博士又轉圓似地，把大拇指一豎道：你們口的地方，倘然是眼睛打起來了；可是在這件含笑向寶珍說道：寶珍，總算是爽的一！那我爲尖一些的話，說不定不事上，他們雖已把她輕小姐，請你不要動氣，什麼要不爽快？好好！勒起袖子來，也可瞧到輕放過，她卻反而不肯接着連斟了三杯酒，一臂上道：這不是一顆痣！而他們爲了要瞧到放過他們了！算是我們的不寫意，不是；說着，略不經意的這樣的一顆痣，竟費上漂亮，先罰我們三杯酒，好不好？說着亦不先，把短齊於腋的袖口，如些的氣力，還要罰上得什嘴人的同意，自己略掀起了一點，指着三杯酒，未免太是冤哉冤枉也了！因此大家都

本報徵稿

(未完)

連續奇情
長篇紀實 當會豔史 (十二) 紅綃

連續奇情
長篇紀實 當會豔史 (十二) 紅綃

連續奇實黨會監史(十二)·紅綃人，開始挨戶徵收國課，獨斯美二人首先拘入獄，初不料各村各堡始則互相觀望，繼則推諉，之董事也，拘去未及兩月，終則互相拒絕，楊某本時，千餘鄉民，大隊來爲稅收之十年老吏，揆因稅收所，揚言必欲置裏于父母，更由父母轉赴各鄉村，宣講官府之情度理，知有異動，竟揚于死地，楊大驚逃去，勸隣鄰，同樣繳納，則苛毒手段，壓搾人民，思殺一儆百計，遍出告，民人恃衆逞威，除將可在應納之數中，減去唯錢是命，狼狽爲姦，示，張貼通衢，大意昭雨村董釋放，後放火將所收稅捐盡入「囊等語，告民衆，凡屬應收之稅徵收所燒去，官府得信捐，限于三日內完全籌急派大隊官兵趕來彈壓，以後可保十年不納分，村民不知底係，乃紛文，農人之頭腦，大都紛投入若輩懷抱中矣，偏齊楚，以備收取，如，則已不見一人，唯有冬烘簡單者，彼輩僅知新譲登缸，煙絲煙葉，再託故延挨，定於重辦，一片焦土而已，縣長大貪得便宜，遂不計利害，大量細載售專莊，官府不貸等語，誰知再度徵，怒竟硬指趙馮二人率衆抗稅，尤敢大膽行，不畏國法，爭先恐後之稅收時期已至，特派收，而民衆之態度，愈抗拒收稅，向七星會會員徵納稅一楊某爲霍山縣之總徵，形強硬，楊某遂將趙家兇，飛籤捉拿到案，庸金，趙三清特遴選能言收員，由楊某派遺若干，村之趙三寶與馮家橋之，知是日晚蘭縣長竟在土

五言律诗 第一集 第一五页

娼家被殺，城中大起擾官吏，未能收取分文，的當訓練，則不難成爲二三月，經此長時間之亂，而兇徒尤敢寄東留西，拘捕一人，則一村或十刀于二衙之臥室中，逼餘村民不分男女長幼，拘捕一人，則是張鐵錘之磨練，未有不成勁旅者令卽釋馮趙二人，否則齊擁入城，而與官府謀，攻城劫鎮之計，其嚴守會中之一切祕密，卽併汝之性命。亦在須臾，斷併，不至開釋，不肯五子之主張，則以羽林洩者當死，對於新會員等等，二衙嚇煞，當卽散去也，如此吵鬧，將雖衆，究屬烏合，不經之宣傳，應以義務教練私將馮趙放走，一面飛報府署，詎知隣縣亦同此紛亂中極度發展膨漲，在霍山之西十五里之私將馮趙放走，一面飛近二年，而七星會亦于一擊，渠等獻計于老父，武藝，作保家防身之樣發生拒收巨禍，縣長矣，綜合六邑抗繳之捐，木叢茂，向無人跡，該到，更以服從會主爲天爲民衆毆傷，快捕爲民稅，已不下二三百萬銀，據總教練十三紅，中心，老張是其說，卽衆打死，告急公文，有兩矣，星嶺頭，開廟大教場，裝設三道檻，又將崖門，下兵一七如雪片，府尹徐元培，報告，新會員，在近一年中，由一萬六千而增多，如祕密在該處設立，至五萬六千之衆矣，且一總練兵處，普通會員巡閱各村，加之勸慰來入會者，大都爲村堡，應在農閒之時，受訓半年，由八月起至次年，依然不生效力，三易間之青年子弟，苟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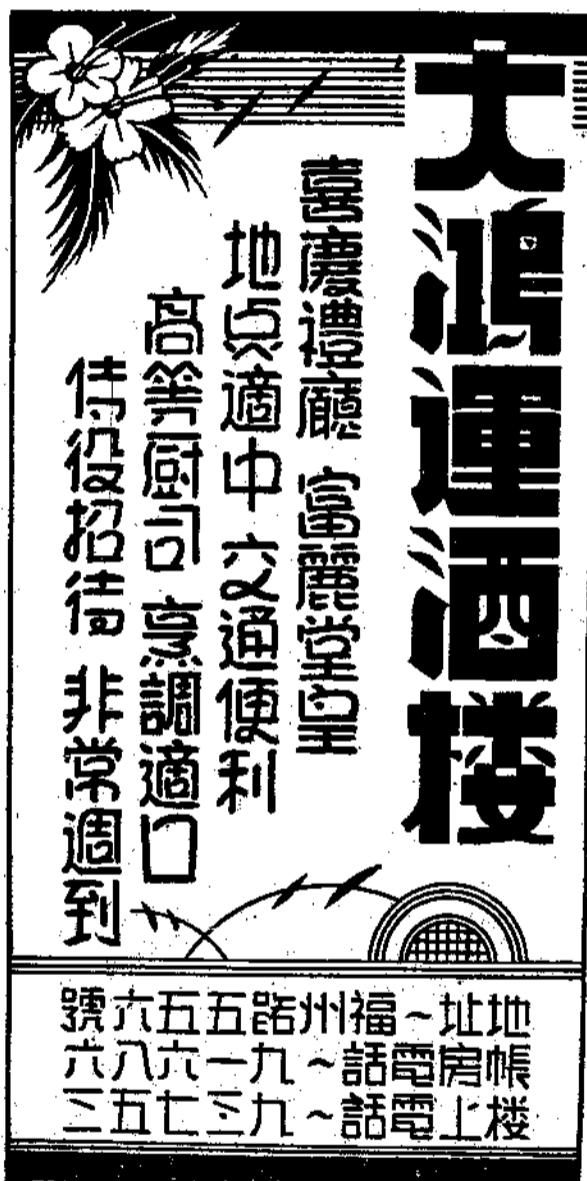
大酒店西樓

臺灣總理廳

地近適中交通便利

高級酒會調適

號六五五號州福~址地
六八九一九~話電房帳
三五七三九~話電上樓



學宮春色（十四）

（十一）沒有男性美的男子

「如果社會都公認……」慧莉，我始終愛你是我的丈夫時，我是愛你，我就做你的終身何等幸福的女人喎！」「保護者怎樣？」她也伸她從衣襟上抽出手帕來，露出一雙皓腕來絡着民強，揩眼淚，同時歎了口氣。謝謝你了！像我這樣沒這時候的民強，是有一點擅長的女人，你這麼興奮，覺得慧莉！如果不討厭，就讓我跟一腿邊垂着淚珠的慧莉，更覺嬌媚了。他把她更湊近他，幾天後，慧莉也透

出了西人公寓，和立平等住在一起，開始過着集體的生活，在一間前對新婚的夫妻，不過在樓中多了一個女性的同伴，自然更得到了不少的調和，她們和他們的對他倆生妬意，而在民生活，是過得那麼的有強是不會知道的，興趣化，就是立平，也五個人這樣的生活，覺得慧莉一切，並不討，過了暑期以後，大家的肩膀，頭聲的說：「厭，她真像一個快樂天謝謝你了！像我這樣沒使，能替整個的前樓散學去求學，結果，夏維都考一所此較完善的大學和慧莉考入了C大學，立平，民強，時揚考入H大學，各自再向智識之府去求取更多的學識，

民強和慧莉，雖是隔離在二所大學裏，但仍有星期日晤面機會，同時民強的意思，很以爲上學期的學業，全給愛情之神損毀得粉碎，在這學期該奮發一下了不能再儘做着褐色的好夢了，

論肌色，雖然比民
強潔白，由一般人看來，都肯定他是個美男子。住不放，結果，還是觸，論歲數，也比民強年輕，而且他的胆子，從他的舉動確比「民強」娘，那我就決不會有這種事實上證明，也是強烈，但他平時的舉動，他比「民強」大得多，和說笑時，就沒有一種他除非沒有表示，表示男性美，並且週身穿着，是種很大的侮辱，她後就非達到目的不可。香粉，喜皮笑臉的在她面前多說多話，日子，他有些老羞成怒，認到電影院去看電影，他一久，她便感到他的俗爲她所然這樣的自視孤老是伸手到她的腰後或不可耐，但他却像永不撤，那末在事前，也不的，她和他常瞞了民強的面前多說多話，日子，他竟必如此的濫施愛情，他胸前來，有一次，他居然會發怒的，後來，他竟然要求在開始映電影時，然向她作最後的要求，在一怒之後，便決心不和她接吻，她會堅決的拒絕了，可是他死不肯，希望她給予他肉的溫慰，同時，還帶有威脅性，這一種變演，在民

五雲日昇樓 第一集 第一五期

強的意料中是沒有的，手裏，慧莉這張通告，他想；慧莉在C大學求學，縱有羅憂史的演出，那主演者決不是自己。戀愛的失敗，竟抓住了的同伴維熊而是別個的。這機會，想把慧莉陷害了，因為慧莉從對方的柳依還故鄉後而由陣線走到了這個集團中。羅立平領導着的集團，來後，她會把對方的幾經了F大學的這次事變一個主要人物，很詳細的。後，在工作方面漸呈停頓的狀態，但在這一舉的那所C大學，也有對期的第二個月中的某一方陣線的人在主持。維天，準備舉行一次大會，討論今後黨務的推進，事前秘密地發出了通告，分發到各個黨員的字條，予以很大的諷刺，事前秘密地發出了通告，還附了一張鉛筆寫的

他們接獲了這樣的證據，沒有料想到的，他們計劃中是想把這張通告寄去，以使對方人知道着，她的行動，滿想到開會那天，根據了這個慧莉的真面目，來曉得線索，知道了臨時決定的開會地址後，就可作一網打盡之計，他們這保證升學之類，



孤島吟詠(三)

徐鍇成

汝榮今，龜龜獨似漢機，龜事
東唐身，何龜何曳翔鷹衆十一形罕。
「無靈耶獨尾陳龜心三軍，見「
慕繼四惑，龜扶塗而或傾墮可一老龜
之蒙靈乎俗耶搖中出螭，下敵飛，形機
因龜美山以，直躡新庭人地倍上飛機。
以年嫋節爲俗上跚，言，徒御萬突世間。
爲二龍藻辱以青行人此飛名車。軍作間
姓難鳳稅今爲雲，言機機震。卑作間
名并麟居何靈登此烏何類武敵程烏怪
希可政，東居千，平高來，偏一，空中一
還矣以達秦南有年傀計困演持戲傀不
已閔鏡，餘來偏，平去竿，偏戲一見安得
教欲乎貪溫大氣識聞幻城終奉一傀不
挹洗，污犀小，日名作，如線起一傀不
西今不史孰傀先更由美解是竟一傀不
江朝相，通偏見，是人圍，登上偏戲不
水賣泣是形雖東詎始舞曾憶場復戲不
國者亦，勝北圖，儻用昔，一，震
羞幾不單記後戶二僕陳淡演起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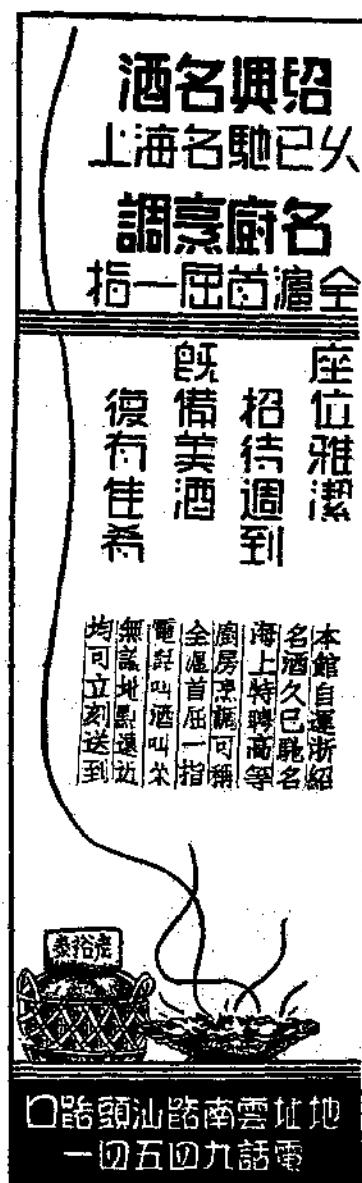
願天下的人別
大頭大腳的
小頭小腳的
都來歸我

買家們我別
到不定買家們我
多別特們我

鶴鳴鞋帽商店

總店黃金大戲院對面 電話八三五三七
支店南京路石路東首 電話九四九八九

泰裕泰記酒菜館



武俠小說掌心劍（十五）（皖東汪劍鳴續）

第二回

四座心驚鏢師誇海口
三更魂斷惡道啖人肝

忽然走到顏剛的面
前，躬身一揖道：「小
子白，目如朗星，眉似漆
方天玉，籍隸淮陰，久刷
耳大鏢師盛名，如雷灌
耳，藏恨無緣識荆，不
顧無意中，在這裏相值。
練鎖兒掛頸裏面，身上
，真是小可畢生之幸，穿
……顏剛也便起身還
禮道：「世兄請坐，辱承
好細打量那個少年一下。」
大鏢師說道：「小子欲往
寧國去投親，但聞到蘇
州至寧國一路上，很不
平安，所以在朋友家，
已經勾留了三四天不敢
動身了，後來聽得朋友
告訴我說，大鏢師卽日厲害，誰敢碰破你一塊
肉，即將押鏢到寧國去，小皮，我姓顏的立刻就割
子，真是喜不自勝哩，敢他一塊肉來賠給你，不
託大鏢師的餘蔭，賜許
過有一件事，我特先要
小子追隨左右，同到寧國，那麼，小子便感謝
馬呢，還是坐轎子，如
不載了，顏剛不得不
的一陣哈哈大笑道：「我
到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不敢扭擋你老的公務，
下廳必有見教……」顏剛
一個貴家公子，他對顏
呢，却原來是這個，便
當得極，有什麼不可以
我的馬，是山西大宛的

名種，日程可行五百里。公子對他問道，阿慧，我想絕不至趕不上你。牲口上過料水麼，黑小老人家的坐騎吧？顏剛子點頭道：上過了，只點頭道：那便好極了！等公子動身了，這時楊你快去預備起來！我立下有不少的閑逛的人們刻便要動身了，方天玉瞧見小主人是這麼漂起身便要給他會鈔，可是早有三五個世家子弟的奇醜不堪，一黑一白，異口同聲的說，老師的，相映成趣，不多時，眼由我付了，方天玉也但見一個鑛局中的夥計不和他遇過客氣，下了，牽了一匹棗色捲毛馬，樓，即有一個十六七歲來，馬背上安置兩隻珍馬，一匹黑叫驥子，方的光頭小駒，又麻又黑玉珠寶的箱子，在鞍韁，蓬鬆着一頭的短髮，的前面，還懸着一對鑛手中控着一匹白毛太宛鐵鐗，一把三胎鋼背弓，一匹黑叫驥子，方，一壺鵝翎三棱箭，不

，後面跟着若干的子弟果不信任我顏某，儘可們，看着他翻身上了馬了去請別人去，不要囁嚅，自此刻府署裏忽然有不消了，來人連忙陪笑一個司書吏氣急敗壞的道，有什麼不信任，如果真個不信任的話，那一步，府大人有諭，他麼，也不會來請你老人家了，大鑛師餘怒未息，問道，有什麼事嗎？那人道，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不過府大人有命，而我鎮江南是一個不避蘇州全城的高貴珍寶精華，完全在這兩隻箱子一家大鑛師，在出門之當心，不可大意，顏剛人掃興的倒楣的鳥話，聽得不禁十分光火了，寧可不去了，那個文書

不知所吟集

悔九生

一、遠因之破裂，而徐猶復返，攜一婦人，與二
作「燕子吟」五律，而男孩至，該婦瘦弱不堪，
齋亦和二律，具亦別開，壁曰內陷，漏面病容，
牛面之事也，故卽由帳角交涉，諭



贈



上海公共租界華商總理公司
上海法租界華商總理公司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創刊
每逕星期六出版一冊增刊無定期
上海香港路五十九號
發行人兼總編輯 順懷冰
五雲日昇樓週報 第一期集

目價廣告	辦法	冊數	價	目
零售	每週一冊	一	常	一角
全年	一、十六冊	二	元	一、角
全年	一、五十二冊	四	元	四角
全年	一、一百零八冊	八	元	八角
特等	底面外面	三十元	一	廿四元
優等	一封面裏頁	二十元	一	十二元
普通	其他地位	十六元	一	一千元

老牌母酵製劑



品補常家 身強胃開

